

書



原件短

缺卷七-卷九

人鏡陽秋卷十

長樂鄭振鐸西

明新都無無居士汪廷訥昌朝父編

清

孝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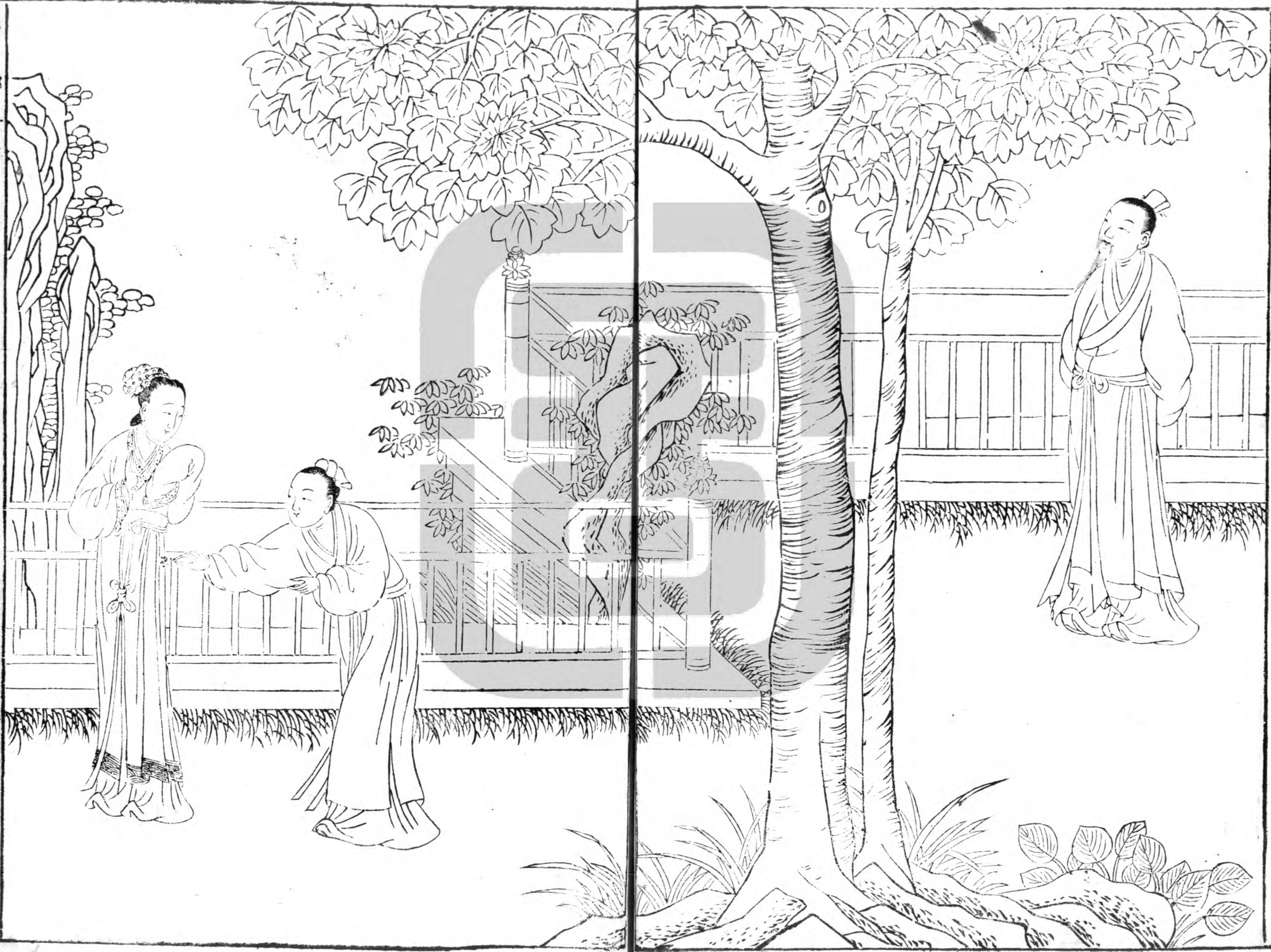
致死類

無無居士曰事親者服勤致死在禮有之然非徒死之難顧所以死何如爾彼死難死也死讓死也等死爾與貽父以殺子之名寧蹈難以全父者斯愈乎嘗敢贖之曰身與親俱全者上也激而傷生果合禮不希共酌之

孝部

人鏡陽秋卷十

環翠堂



尹伯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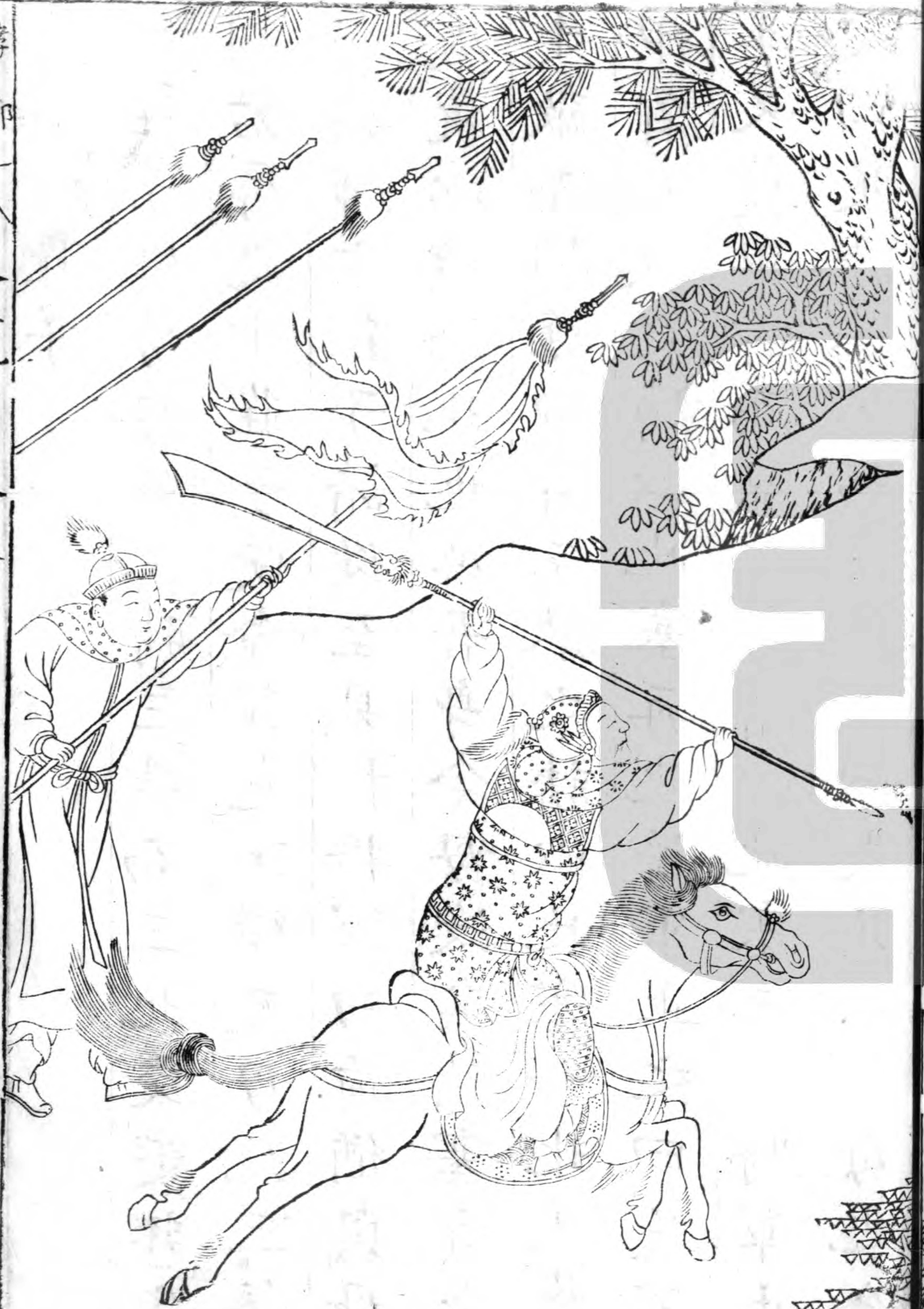
尹伯竒周鄉士尹吉甫子也事後母甚孝無衣
無履履霜挽車母嘗取蜂去毒繫白衣上伯竒
見之進前欲為母去之母大呼曰伯竒牽我衣
吉甫以是見疑而逐乃編芟荷以為衣采檉亭花
以為食清朝履霜援琴而歌曰履朝霜兮採晨
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息別離兮摧肺肝
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沒不同兮恩有偏誰能
流顧兮知我寃曲終投河而死

無無居士曰綴蜂之疑流恨千古啟後代之
讒端令孝子撫膺飲痛縮舌而莫之白也噫
顧吉甫賢父也乃猶若是况頑而溺愛者乎
余誦履霜之操而訝繼母之螫釋甚于蜂尾也
幾推琴而劈碎之



申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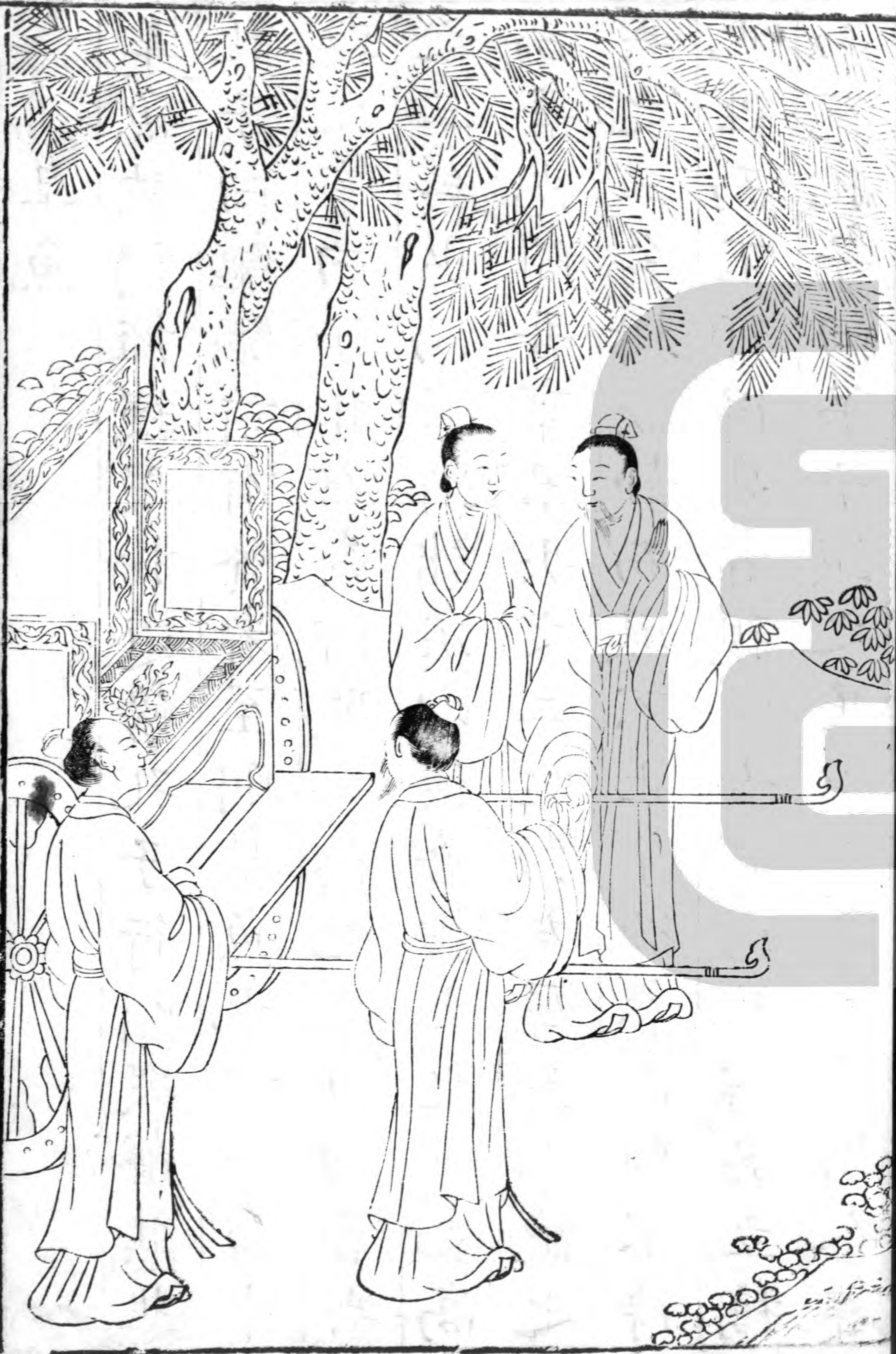
春秋申生晉獻公太子也獻公伐驪戎得戎女
立為驪姬生子奚齊有寵欲立奚齊為太子諸
公使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城公子夷吾
居屈驪姬欲害太子申生使謂太子曰君夢齊
姜汝必速祭之太子遂祭之於曲沃歸胙於公
公田姬寘諸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地地墳
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
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子
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居不安食不飽我
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遂縊死于新城
無無居士曰申生之待烹豈以獲戾於親無
所逃於天地間耶不然也亦以君安驪姬恐
傷厥考心故爾惟一死則姬之謀遂謀遂則
承君寵者不衰而君心愈安矣此申生就死
意也何暇他計哉



卞莊子

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遊非之
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
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
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令母沒矣請塞責遂
走敵而鬪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
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
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
之曰足請為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令
母^沒歿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
敵殺七十人而死

無無居士曰勇者重其死為身有所係也昧
者不知而薄之且不知所以用其勇矣夫親
而在則身者親之身也舉親之身而輕用其
勇如親何故卞莊子以三北之恥塞於親沒
之後者為親而蒙恥也孝矣卞莊知所重矣
惜也奔敵而死豈誠為不知己者詬厲耶亦
過矣哉



臯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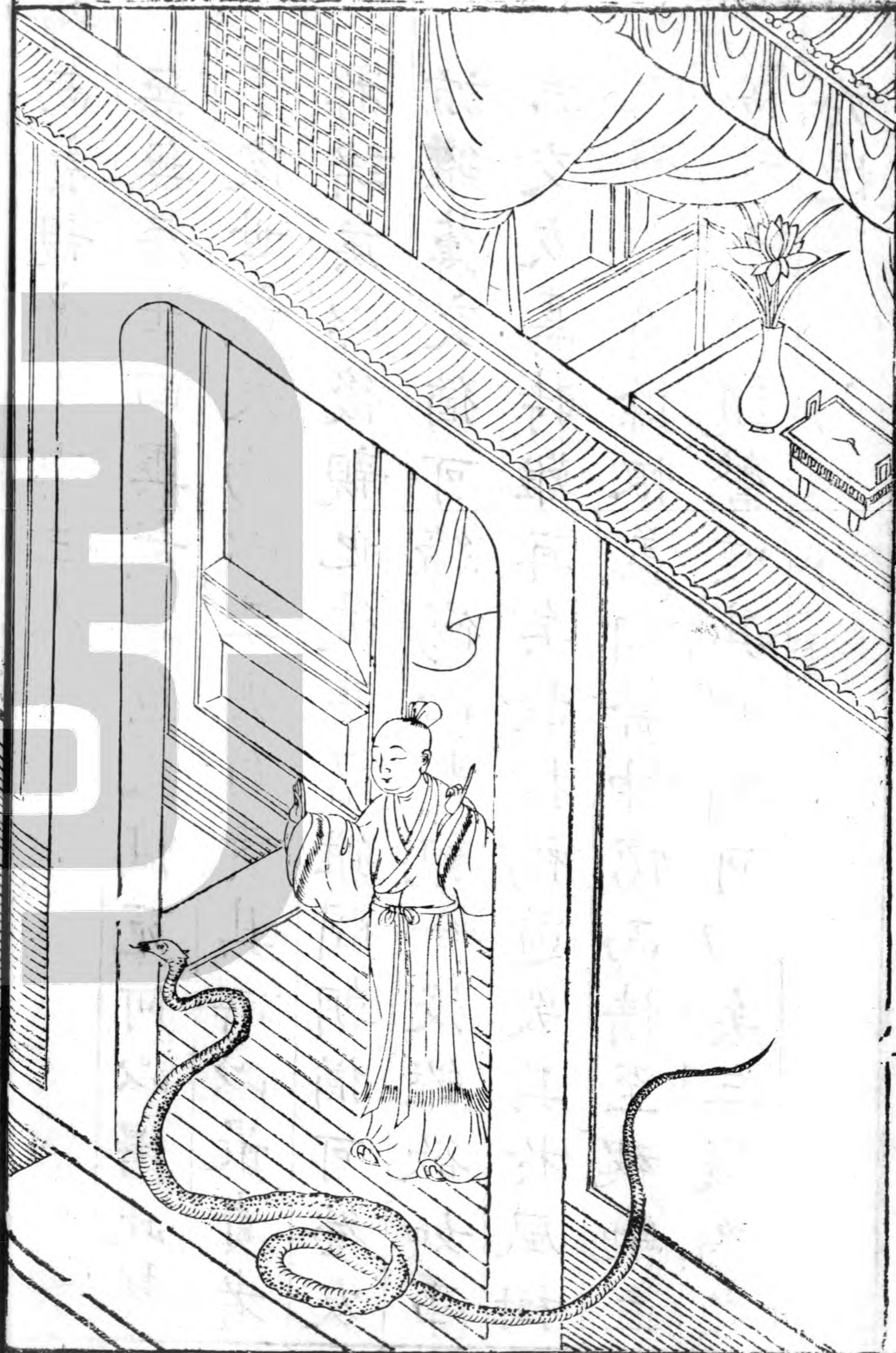
臯魚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行聞哭聲甚悲
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臯魚也孔子辟車
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臯魚曰吾失
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
尚吾志間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
失之三矣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
而死孔子曰弟子誠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

臯

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

無無居士曰異哉臯魚之槁死何以得此聲
于後世哉夫均以三失自責其所以最責者
游諸侯以後親也彼事君雖間朝猶可登友
誼雖薄交猶可締傷心哉親一沒雖欲如事
君交友焉時難再矣故披褐道哭其於風樹
之譬深有餘恨蓋詞罄神愴而情至魂馳立
而槁也惟親聲咳其側斯可回矣三復為之
於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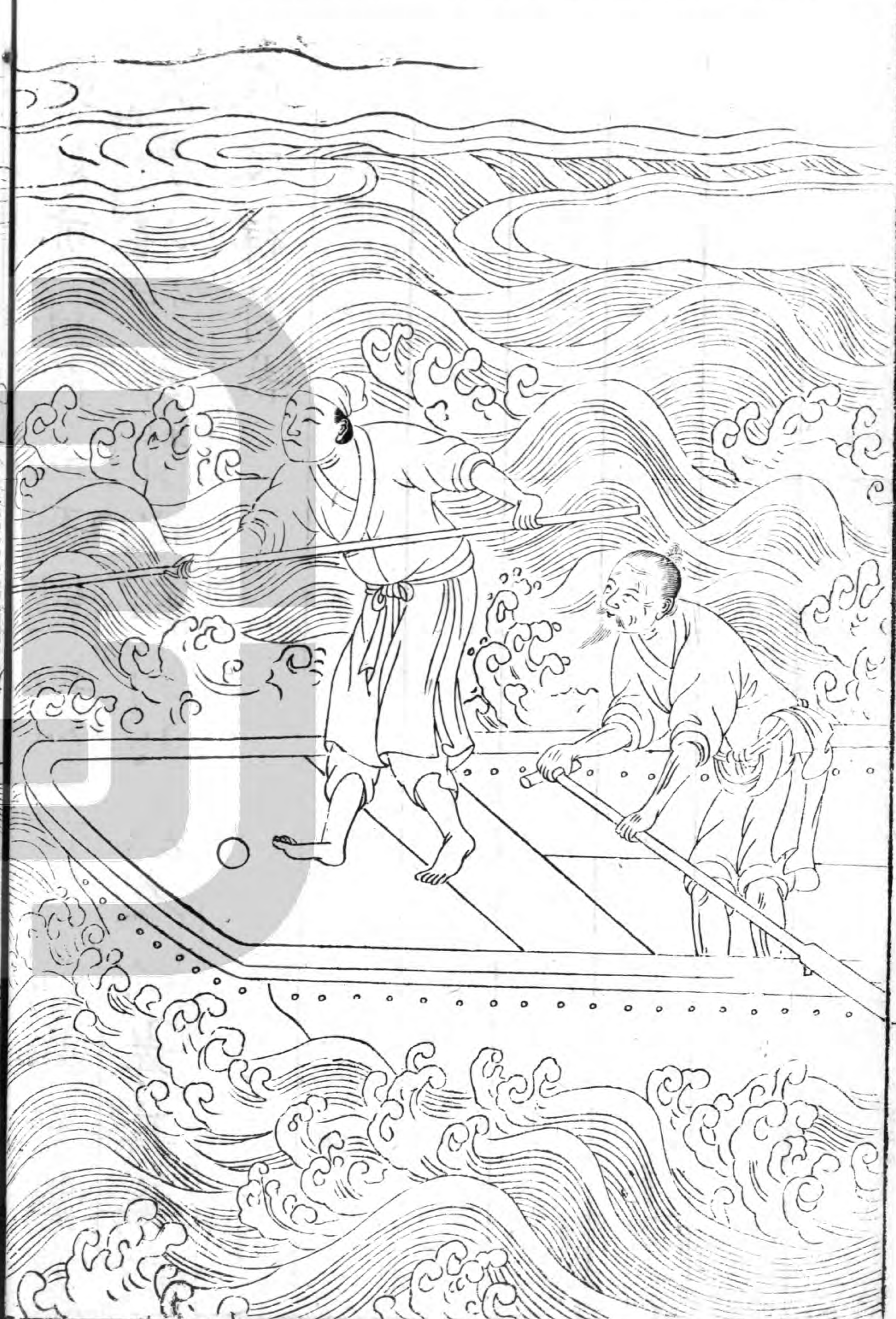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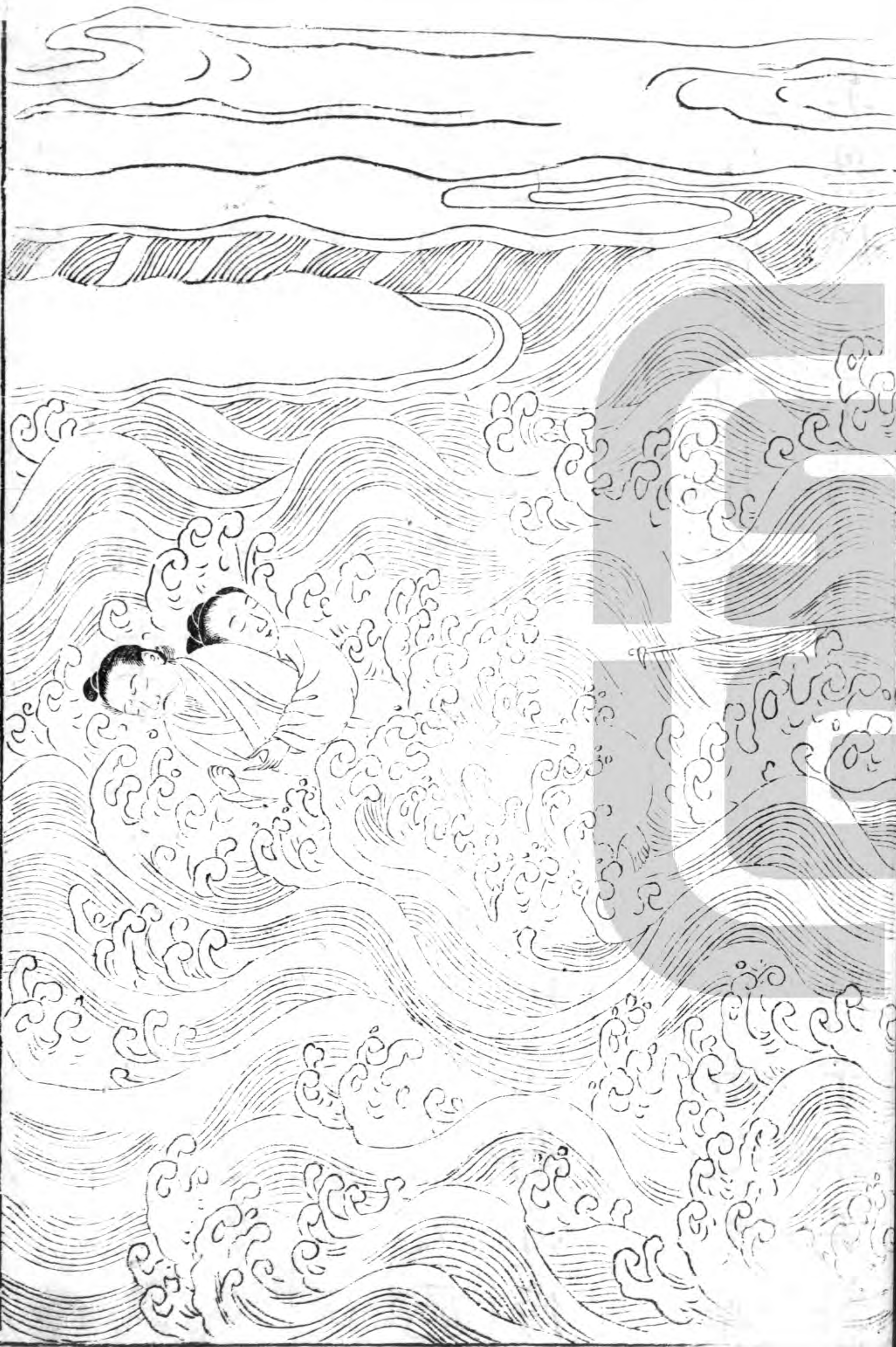
歎通音慨



殷陶

漢殷陶汝南人也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馬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諭莫能移之啼號益盛由是顯名屢辭辟命夫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陶孝于其親而智勇彰乎弱齡斯又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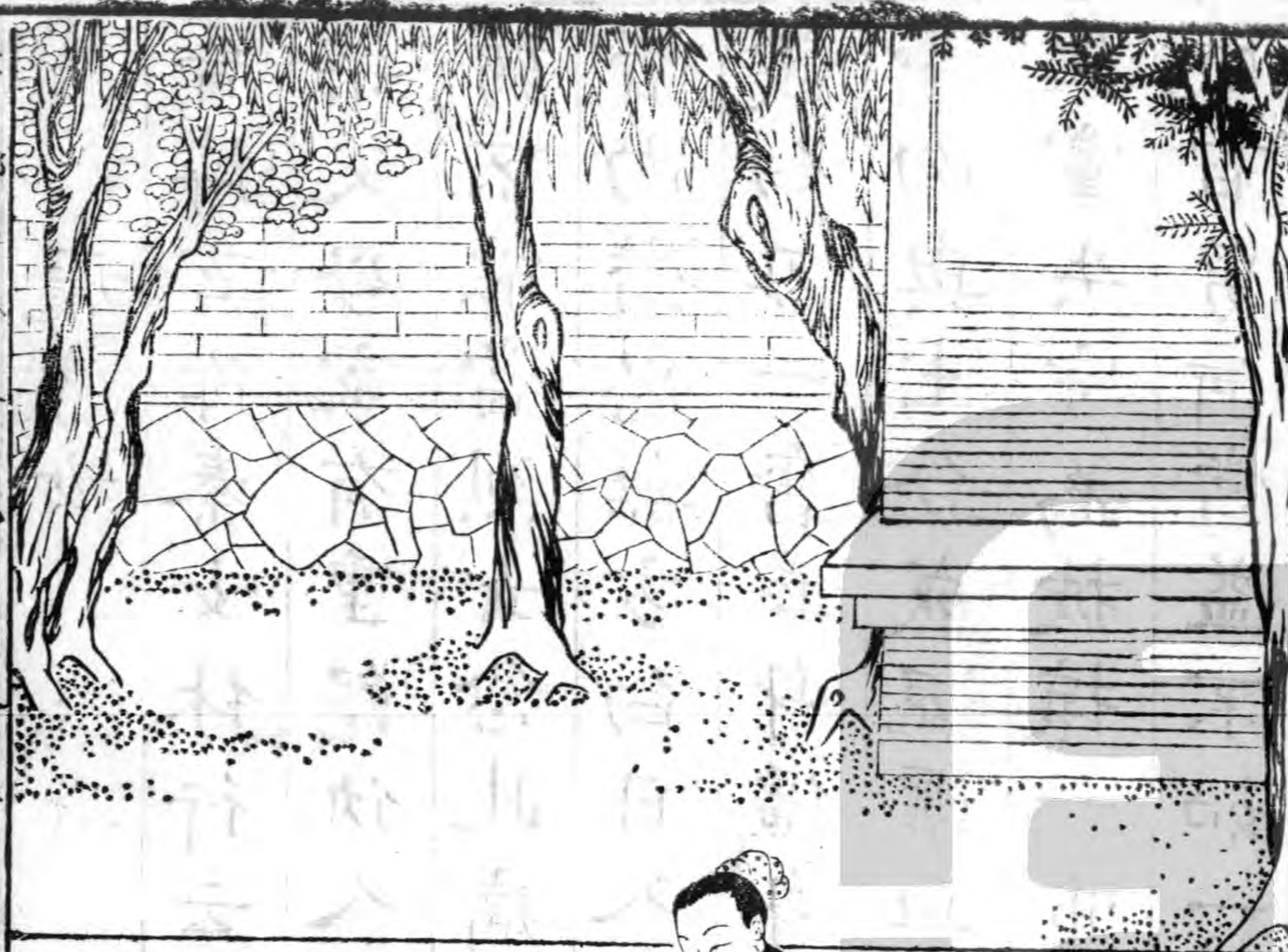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楊氏之烏竇氏之蛇並以表異而殷陶之孝亦以蛇著夫蛇而祥歟妖歟俱不可知顧殷氏之用情何如爾陶而守禮歟雖妖亦祥陶而棄禮歟雖祥亦妖蛇無與也元亮以智勇贊之且列於庶人之孝其為殷氏之祥符哉



曹娥

漢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為
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沂濤迎婆婆
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泐江號哭晝夜
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經三日抱父屍
出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
為立碑焉

無無居士曰邯鄲之碑隱語之贊娥之孝著
矣然娥固不待碑而著碑實有待于娥而彰
二者均有聲於後史遷所以嘆夷齊得孔子
而名益彰也前人有定論矣於茲何容吾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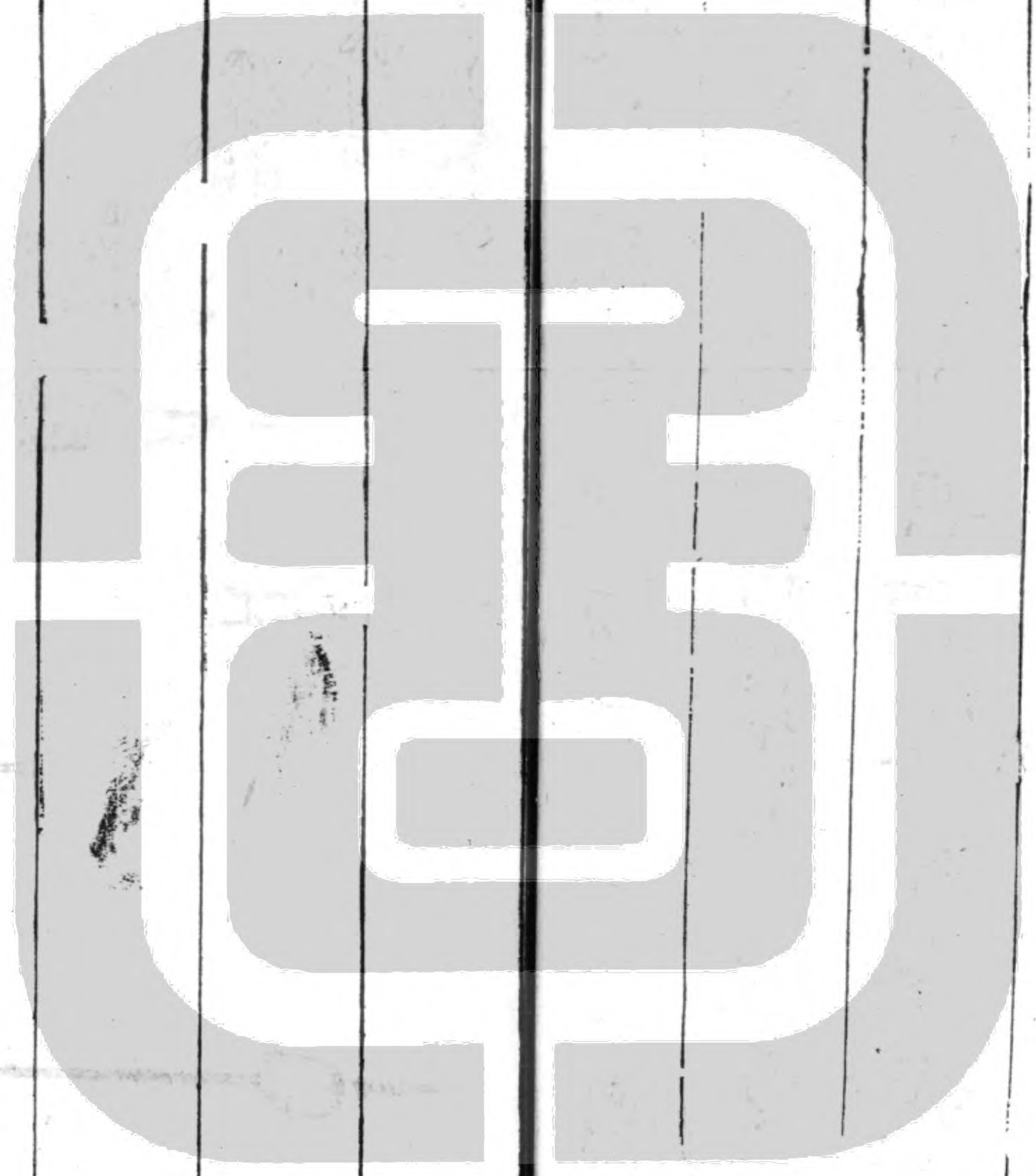
龐孝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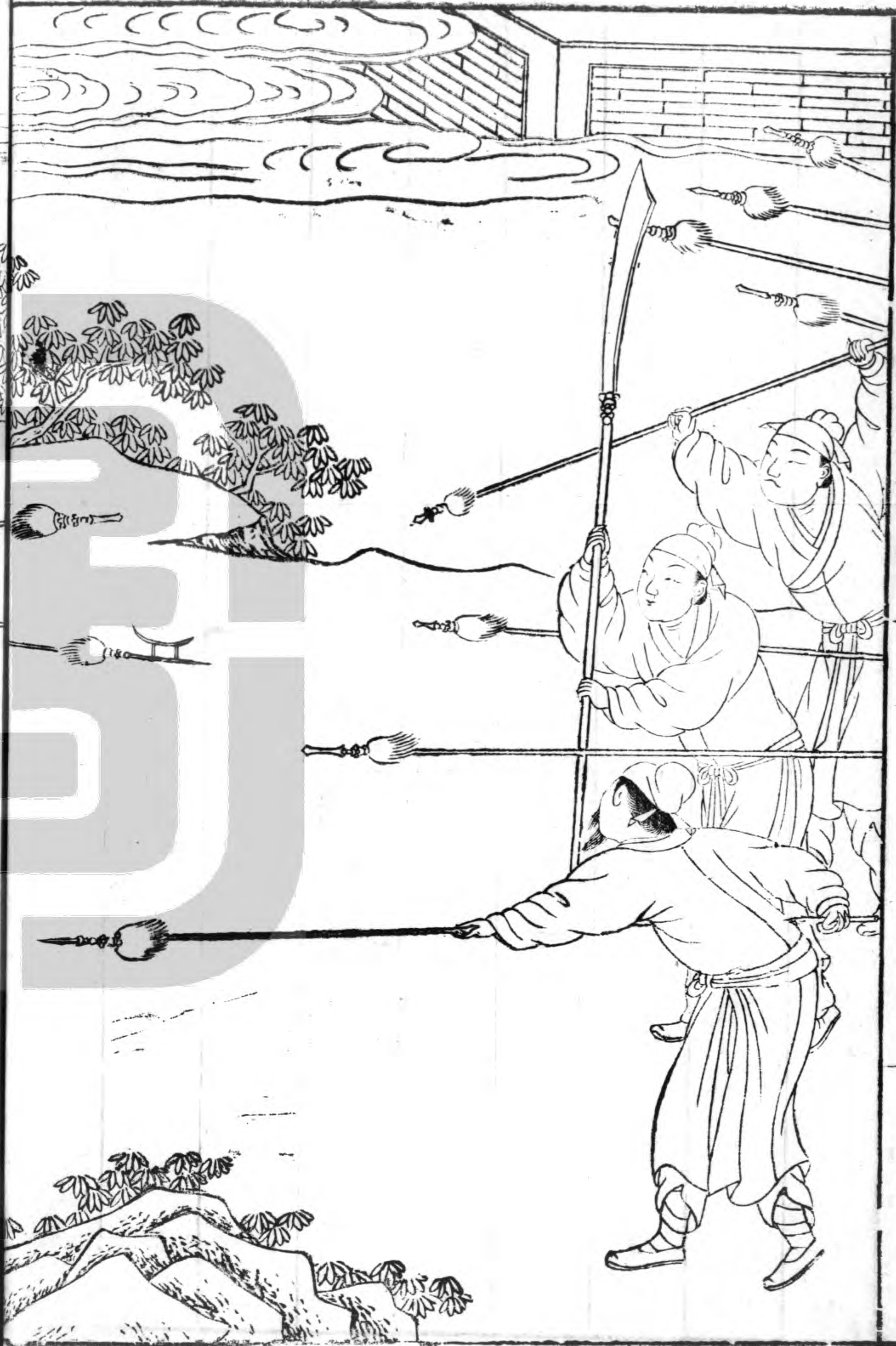
晉傳玄作秦女休行云龐氏有烈婦義聲馳雍
梁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彊雖有男兄弟志
弱不能當烈女念此痛丹心為寸傷外若無意
者內潛思無方白日入都市怨家為平常匿劍
藏白刃一奮尋身僵身首為之異處伏尸列肆
旁肉與土合成泥灑血濺飛梁猛氣上干雲霓
仇黨失守為披攘一市稱烈義觀者收淚並慨
忼百男何當益不如一女良烈女直造縣門云
父不幸遭禍殃今仇身已分裂雖死情益揚殺
人當伏法義不苟活隳舊章縣令解印綬令我
傷心不忍聽刑部垂頭塞耳令我吏舉不能成
烈著希代之績義立無窮之名夫家同受其祚
子子孫孫咸享其榮令我作歌吟咏高風激揚
壯哉悲且清

無無居士曰孝哉龐女余讀是行而覺烈誼
之橫天也夫父仇不戴天此可以律丈夫事
乃女子優為之殲怨家於都市而詣縣陳詞

凜凜秋霜皜日皜同且不以忿激私心故紙三尺也女子能是其英風猛氣淺易水而隘軹井也宜哉

鳥欄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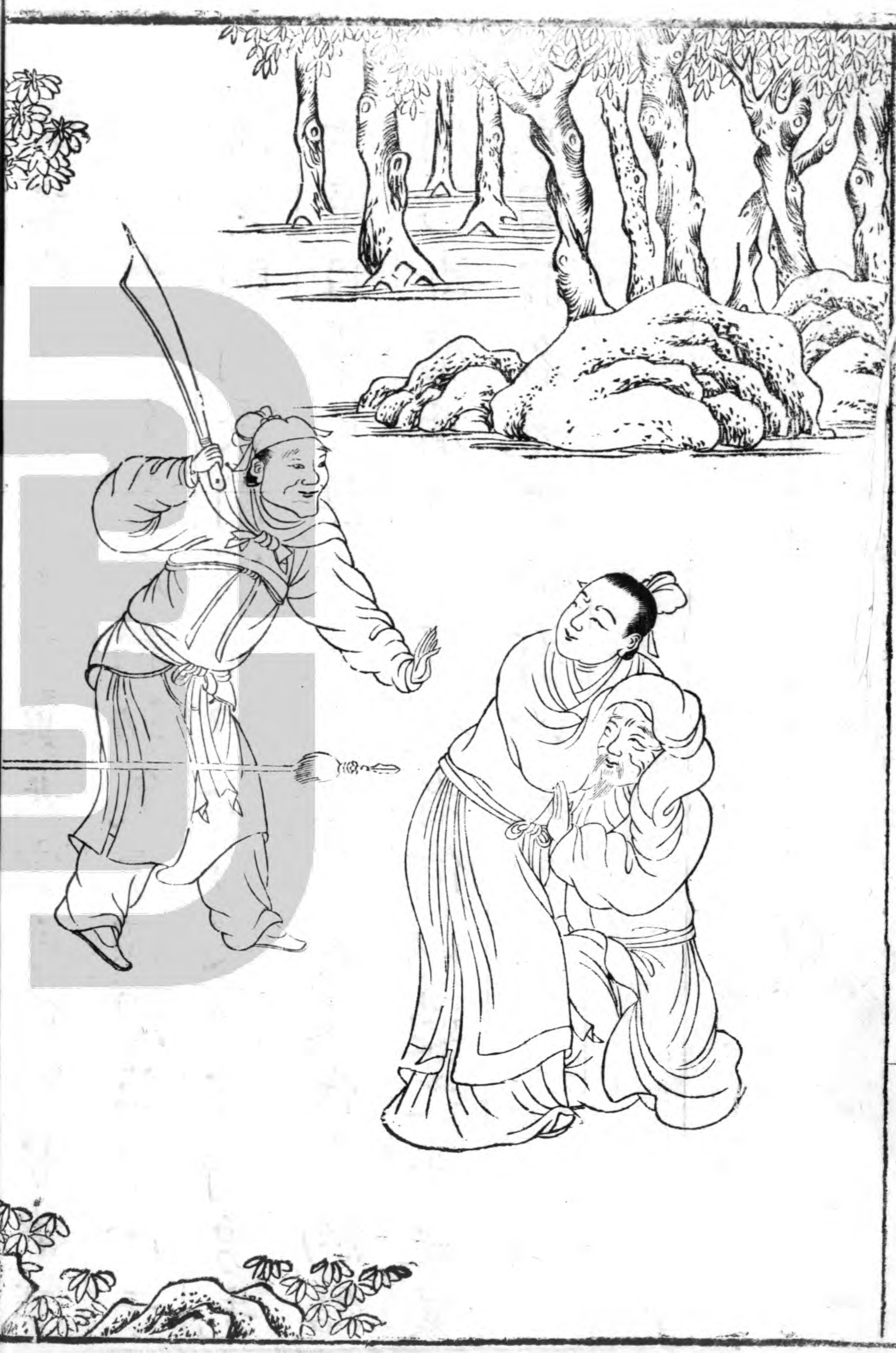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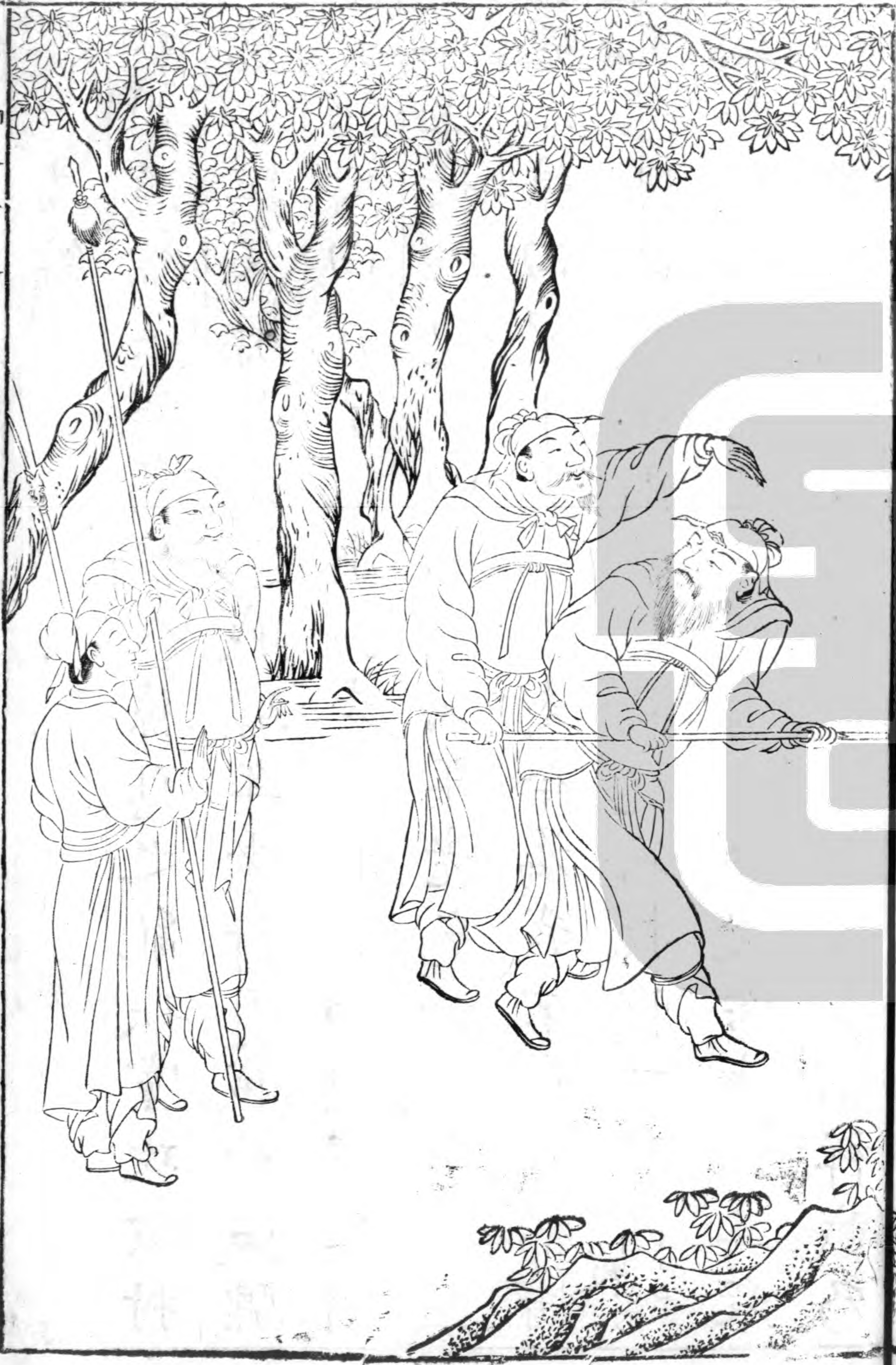




荀灌

晉荀灌崧之松小女也幼有奇節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投於故吏平南將石覽計無所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勵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遂向覽乞師又代書與南中郎將周訪結為兄弟訪即遣子撫率三千人會覽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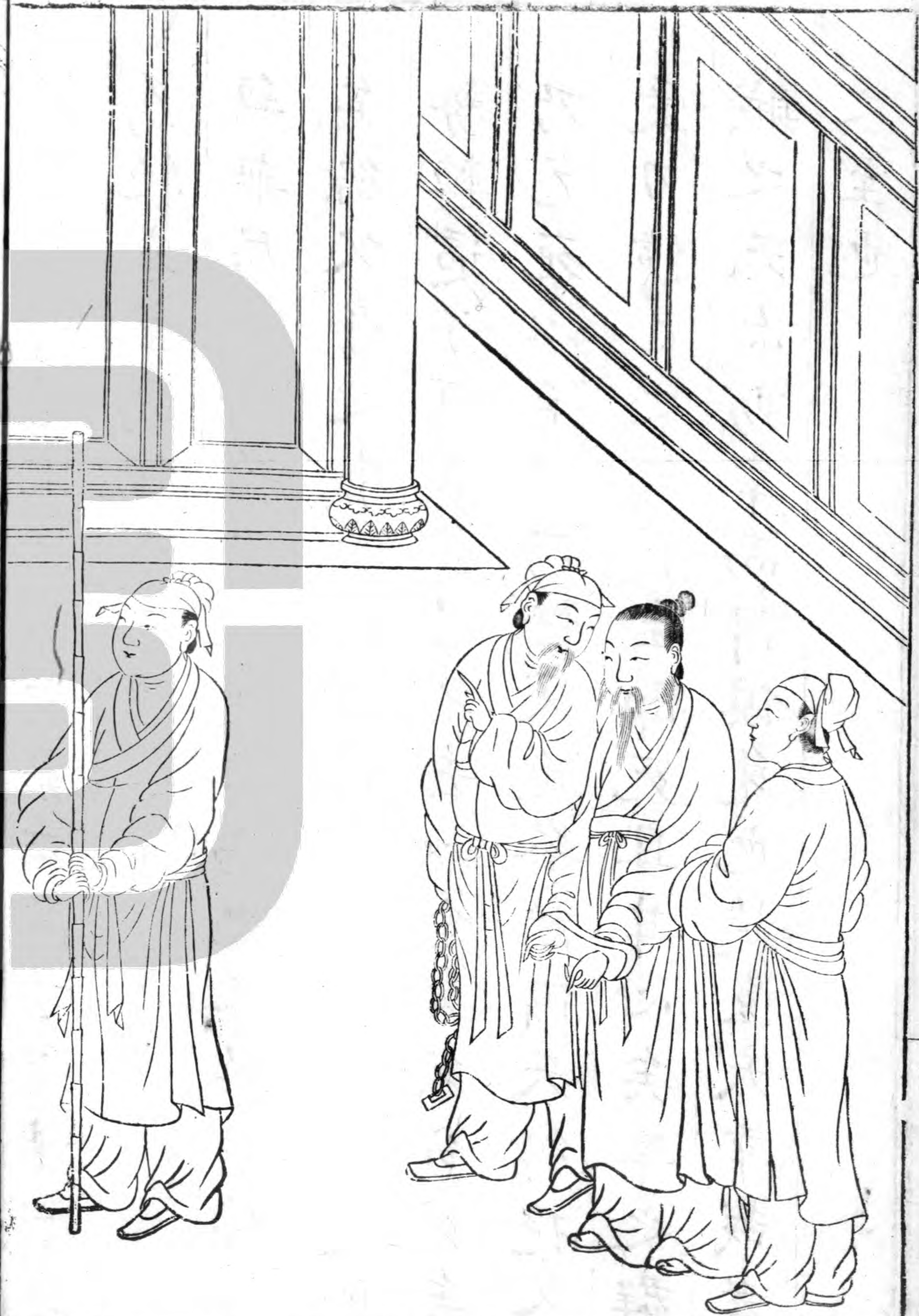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女子能戰者彤管希見焉木蘭女之代父潘將軍之翼夫宜乎傳金柝而齊錦鑣也標雄矣荀氏韜勁氣于深閨蘊果心于清署賊騎長圍軍聲四合乃突陣宵衝勇先士卒目中已無百萬熊羆氣矣又代書約結周訪即磨盾鼻而操檄者何以過之卒之襄城圍解名光史冊有以夫



潘綜字宗

六朝潘綜吳興烏程人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驃語綜曰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我不去我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會綜已悶絕有一賊從旁來語其衆曰此兒以死救父何可殺之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宋文帝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為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無無居士曰孫恩之起番禺也三吳受慘極矣綜父子之獲免亦孝感哉夫父老遁遲賊勢轉逼子可去矣乃不去以全父父分死矣乃乞死以活兒兩情交迫各請所天綜抱父受刃儻已之天獲全即死且甘心矣卒之群賊之天亦動幸而得俱免也是豈天幸哉孝之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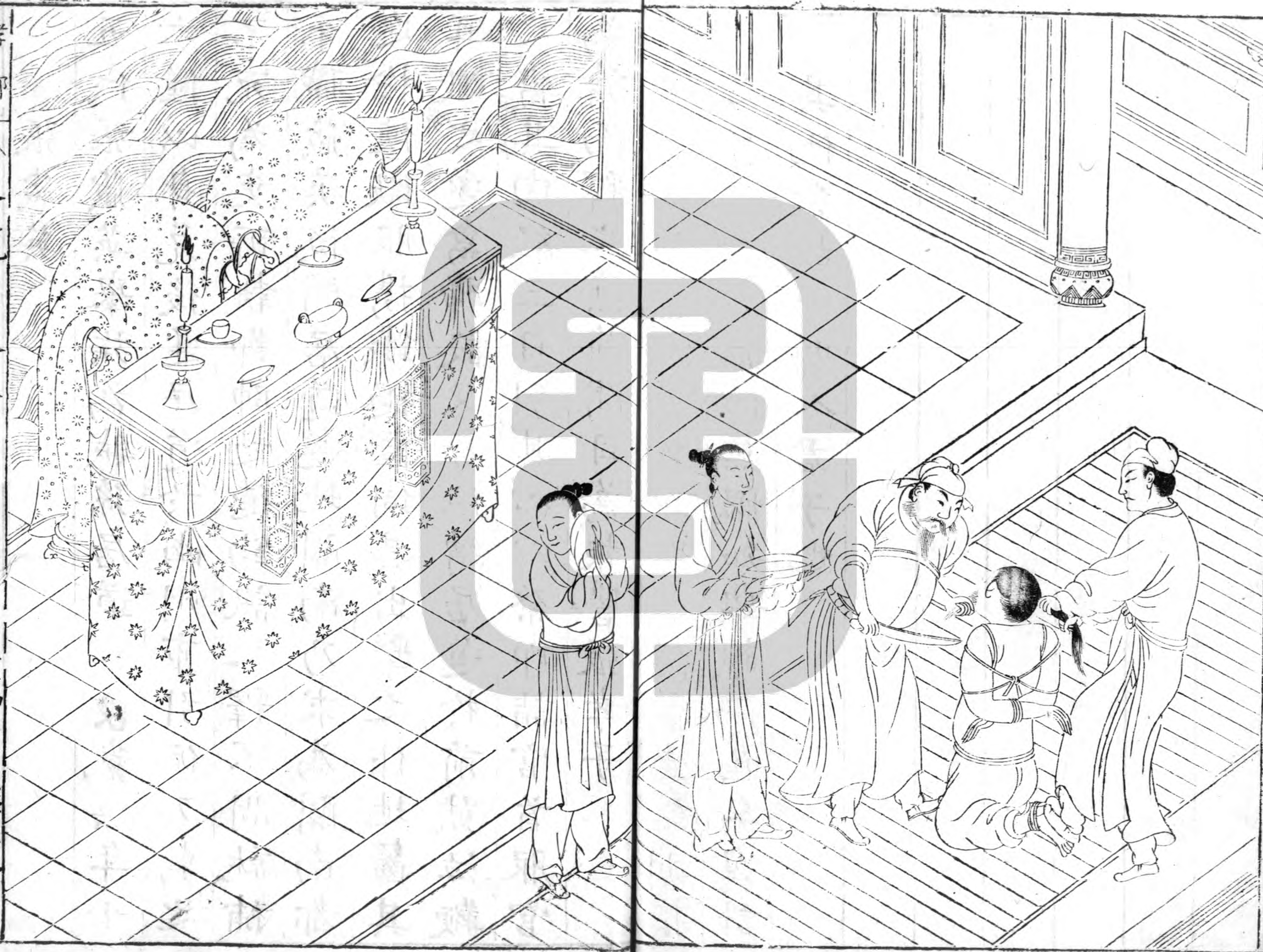


吉玃分

梁吉玃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幼有孝性梁天
 監初父為吳興原縣令為吏所誣逮詣廷尉玃
 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見者皆為隕涕父
 理雖清白而恥為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
 玃乃搥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嘉異之以其童
 幼疑受教於人敕廷尉嚴加脅誘取其疑實廷
 尉盛陳微纒厲色問曰爾來代父死勅已相許
 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否且爾童孺志
 不及此必為人所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
 聽許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
 幼稚惟囚為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
 內斷胸臆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柰何
 受人教耶廷尉知不可撓乃更和顏語之曰主
 上知爾父無罪行當釋免玃初見囚獄掾依法
 備加桎梏廷尉矜之命脫二械更令著一小者
 玃弗聽曰玃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
 械廷尉以聞帝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欲舉充

純孝
矜曰父辱子死夫道固然若矜覲面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後秣陵鄉人裴儉丹陽郡守臧質揚州中正張亥連名薦矜孝行純至明通易道勅太常旌舉

無無居士曰吉彥霄可稱賢人君子云夫迫於情者不惧法以苟活閑於禮者不博名以求高顧趨情則易而守禮則難惟君子能辯之仁哉梁孝始疑非實而曲以探情既焉得情而亟為末減孝子之情已遂矣乃恥舉純孝不忍因父以買名非深于禮教者誰則拒之霄空海冥俯仰無愧知娛親而已矣遑計其他余故曰賢人君子也



孝部

竟易火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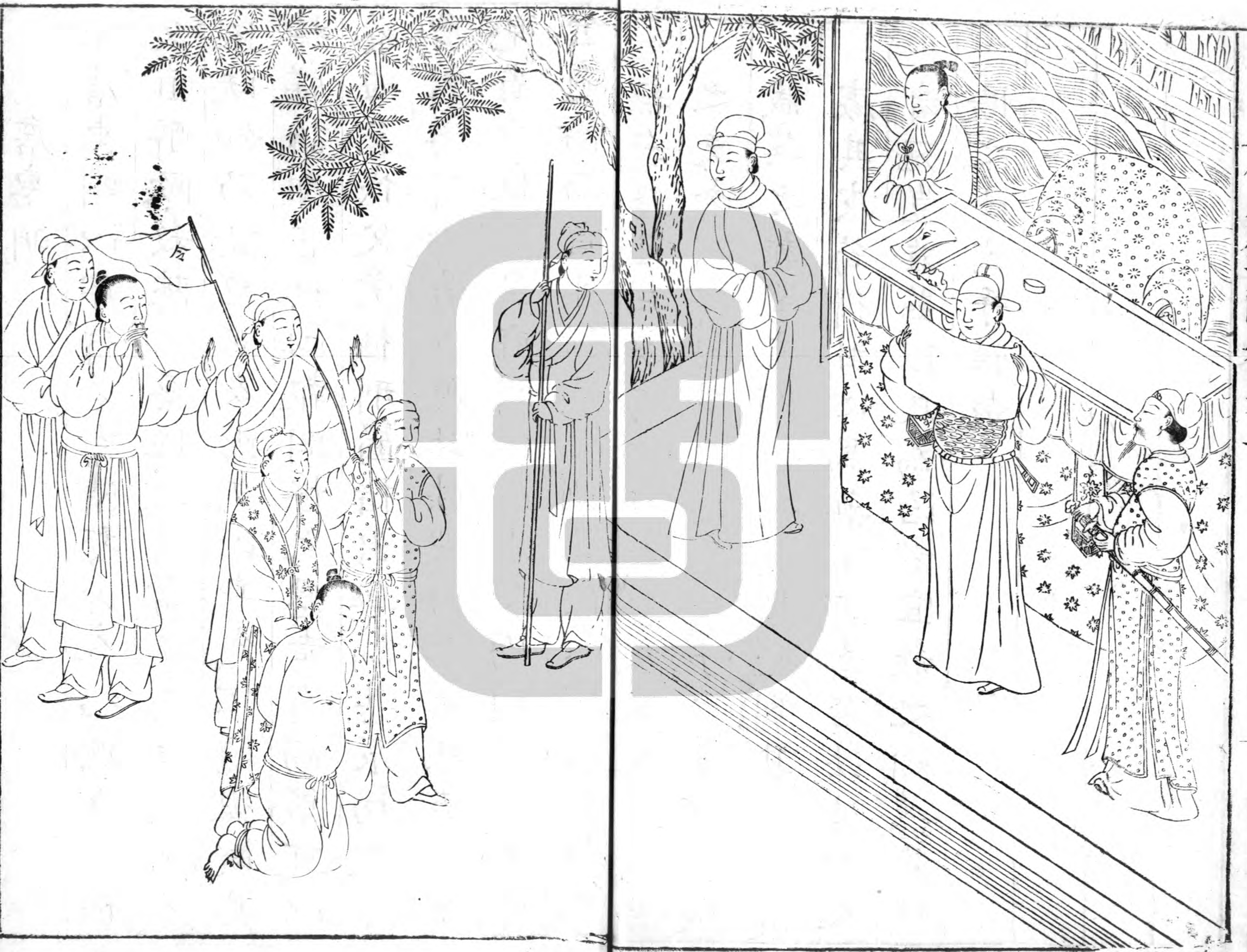
二十四

環翠堂

張藏英

五代張藏英舉族為賊孫居道所殺藏英年十六僅以身免後逢居道於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為吏所執節帥趙德鈞訊之釋不問就補牙職藏英後聞居道避地關南乃求為關南都巡檢使微服携鐵搗植匿伺其出擊之仆地齧其耳噉之噴遂禽歸設父母位縛居道於前號泣鞭之連聲鬻其肉經三日刻其心柏以祭即詣官首服官為請而釋之燕薊間目為報讐張孝子

無無居士曰父母之讐不同天惟死於執法之吏者不得讐讐之是讐天子之法也若張藏英之報讐直賊爾真礎胸折脛聲刻其肉而寢處其皮苟得甘心焉無不可者若法律殺人者死豈在茲限凡為治者宜赦之矧燕薊慷慨之士出乎性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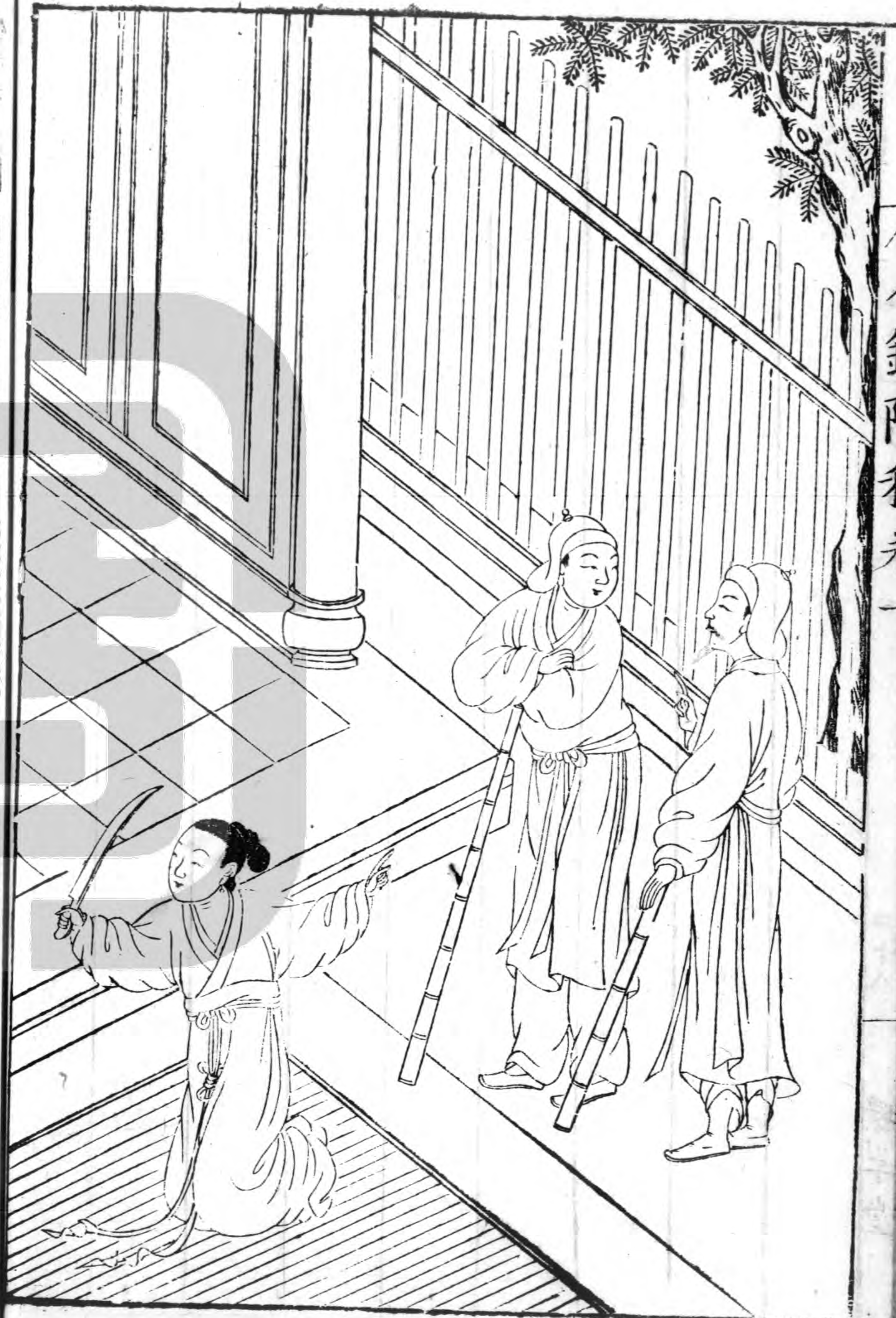


詹惠明

宋詹惠明以字行名季清婺源人紹興九年因
父直醉歐殺隣人妻姚氏法當死時惠明不在
家既知乃詣里正及縣乞以身代不聽獄既具
持牒訴郡言無以報罔極之恩幸有兩弟可以
養母乞代父受極刑齧指出血詞甚哀切太守
魯天游侍郎告以無此法哭拜不止凡五訴不
見省方盛夏坐府門外以大艾灼頂至數十曾
公適禱雨自外歸見之惻然使以狀來白無為
自苦明日立庭下曾閱狀未竟忽割左耳擲廳
事洒血淋漓一府大驚曾為草奏而繫之獄以
後同矣報父見而罵曰我年已老殺人償命自是奉
分汝有妻子何得如是及報下詔減父罪一等
而釋惠明斷勅之至官吏欲驗誠偽詔以得請
擁之入市惠明色無悔怖呼曰養子代老積穀
防飢代父償命畱名萬世至市曹始宣恩旨人
咸嘆其孝誠時年二十有二

無無居士曰人誰不死死死父則孝而孝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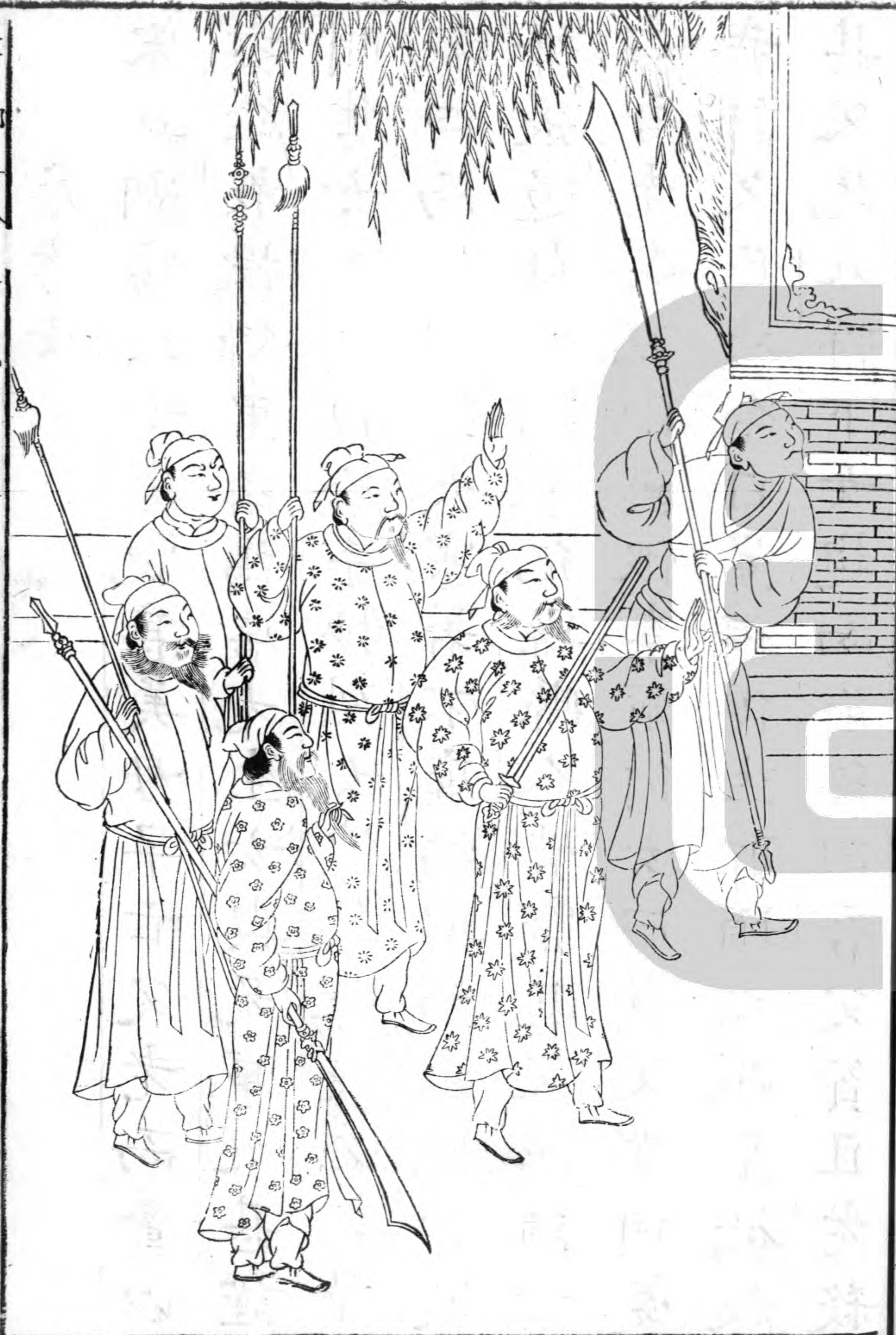
實難夫子之體親之遺也不幸而父犯大辟則凡可以輸身者皆弗計也故惠明之陳情指可齧則齧頂可灼則灼耳可割則割此身且不有矣何計餘枝耶以故聽獄者矜其情乃更爰書員為奏請其哀之者深矣竟也刀未下而赦書下焉其誠也可驗已



趙氏女

宋趙氏女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第三
人俱疾物故娥陰懷感情憤潛備刀兵常推車以
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
詣縣自首曰父讎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喜
義之欲解印綬令亡去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
妾之明分結罪治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
公法後遇赦得免

無無居士曰古今孝女能推及仇人者指不
一二數孝矣趙娥豈惟捐忿抑且伸憲觀其
詣縣自陳凜凜剛風痛心快意交發必欲含
笑歸地下焉即良吏欲寬之而不可得者秦
女休不得擅美於前矣



詹孝女

宋蕪湖詹氏女姿貌甚美母早亡父老而貧以六經教授鄉里稱為詹先生女與兄事之甚謹間售女工以自給手抄烈女傳每暮夜必熟讀數四而後寢雖大寒暑不廢紹興初淮寇一窠蜂張遇自池陽來犯縣縣人皆竄其父泣謂女曰吾老矣死固無恨柰爾何女曰我父獨何憂我計久已決今日豈得俱生耶頃之賊至欲殺其父兄乃將下女趨而前拜曰吾父貧且老殺之何為觀將軍意不在金帛妾雖醜陋願奉巾櫛以贖父兄之命不然將併命於此無益也賊則舍之父兄皆得脫女麾令亟去曰無相念善自保我得為將軍妻無憾矣遂隨賊行數里過東市橋即躍入水而死賊歎愕不已女時年十七後數日其從兄夜夢女來別曰幸活吾父兄吾已死故與兄訣既旦兄惻惻不懌妻怪問之具以夢告大驚曰我亦夢來如平生亟相別去明日始知其果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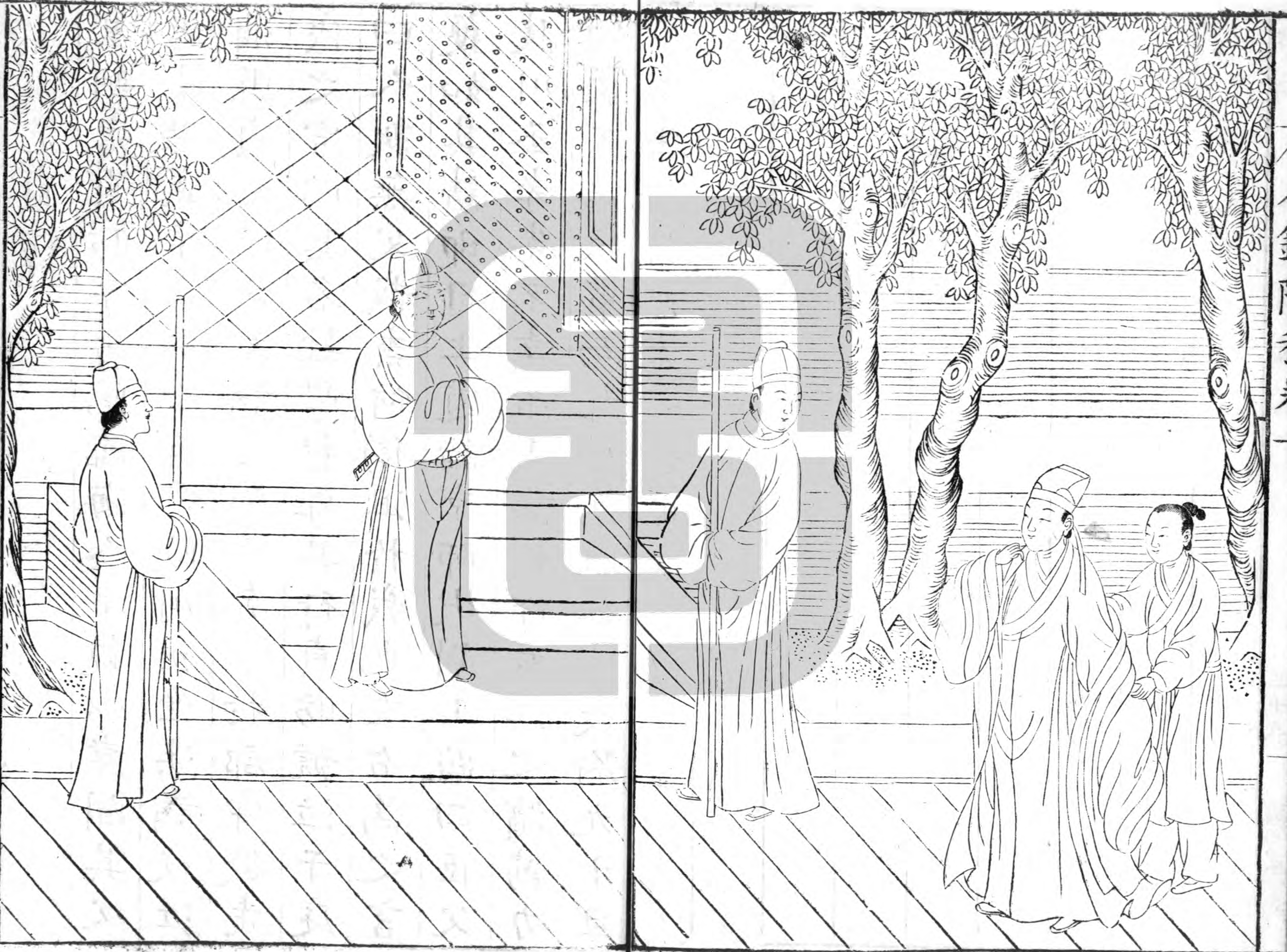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女子於倉卒危殆之際智足以
脫禍勇足以明節非天分之賦厚必觀感之
功深也詹氏女以父兄故詭隨於賊計其遁
遠即以死繼之其詭隨者其剛勁也是心也
不惟賊不知雖父兄亦不知矣比其見夢而
後審焉信得於烈女傳者多也視彼賣胭脂
于馬前者豈不糞土哉



鮑壽孫

宋鮑壽孫字子壽徽州歙人設宋末盜起里中壽孫與父宗巖避地山谷間其父為賊所得束縛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願代父死宗巖曰吾老矣僅一子若見殺宗祀絕矣吾寧自死賊兩釋之

無無居士曰鮑氏之慈孝為宗禘也夫賊縛其父未嘗要其子而子輟出身以代之其父念及宗祀不欲死其子求自死以全之竟獲俱生其於慈孝之道昭矣



危貞昉訪

皇明危貞昉字孟陽臨海人事親以孝聞其父
孝先洪武辛亥進士再遷陵川丞坐法謫後江
浦縣貞昉時為郡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
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于庭
曰人孰無父哉柰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為之言
獲如其請即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
陵川丞孝先不幸維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
向衰不能執事而大母范氏春秋復踰九十旦
旦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菽水之忱終
天之恨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
勞使其歸養雖即死無恨 聖天子以孝治天
下惟哀矜焉疏奏 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
衣欣然就役以質體尪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
月病卒聞者皆悲之

無無居士曰危孟陽疏代親役豈徒寬父力
於胼胝抑亦慰祖母於晨昏蓋謫役久羈則
倚閭之望切親闈岑寂則瞻屺^起之情悽孟陽

一代而二者交免信用情者兼有所隆矣何
天不佑而以厄羸歿沒又何慰重堂之心哉噫

卷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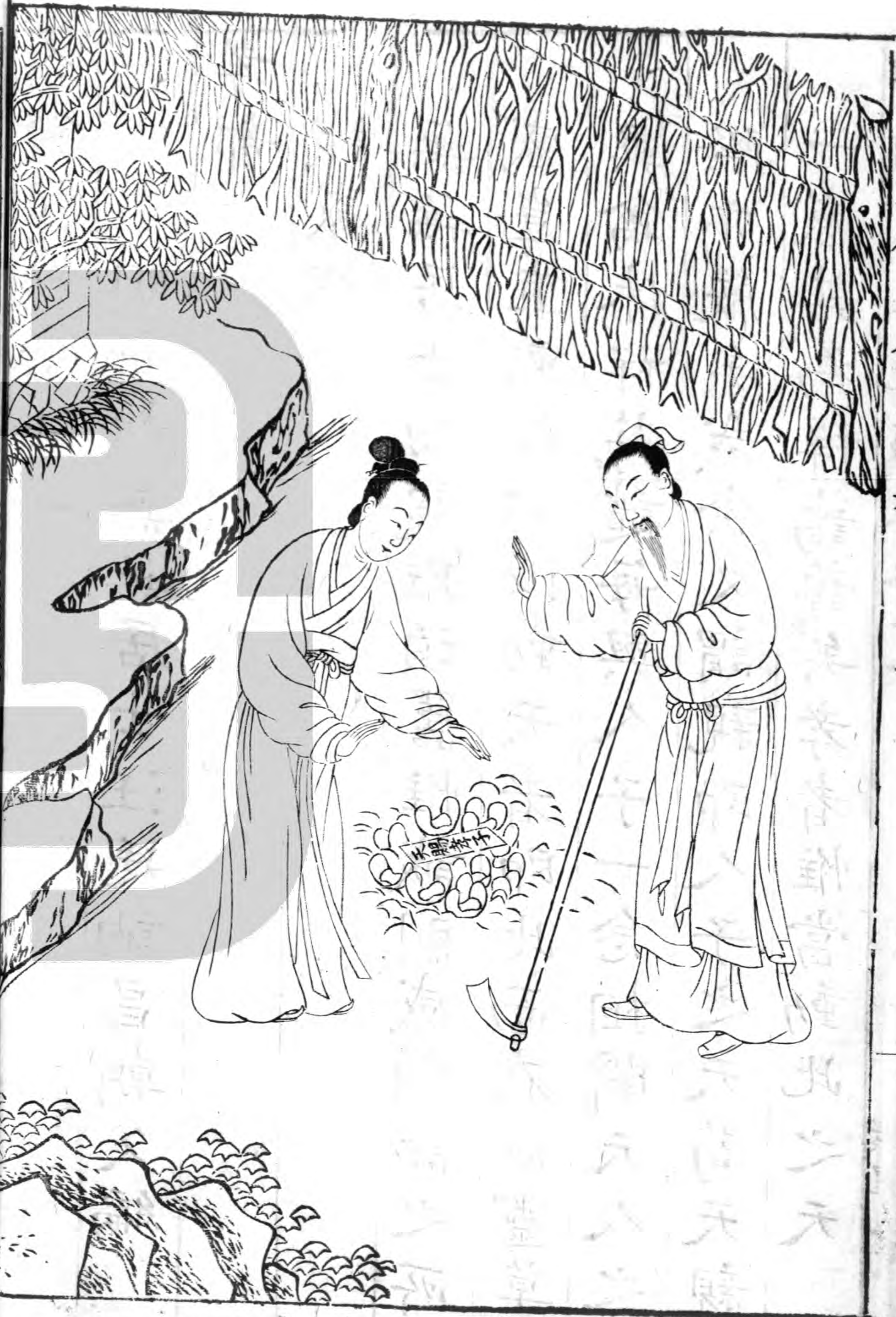
人鏡陽秋卷十一

明新都無無居士汪廷訥昌朝父編

孝部

誠感類

無無居士曰親雖頑嚚銀惟誠則感顧誠之所
感豈直動親所以動天者即此而在故靈草
異禽休祥符夫譴每與人子一念相關天人
際亦嚴矣哉余又謂親即人子之天苟天親
一感其為祥藹藹愛矣孝者惟當動此之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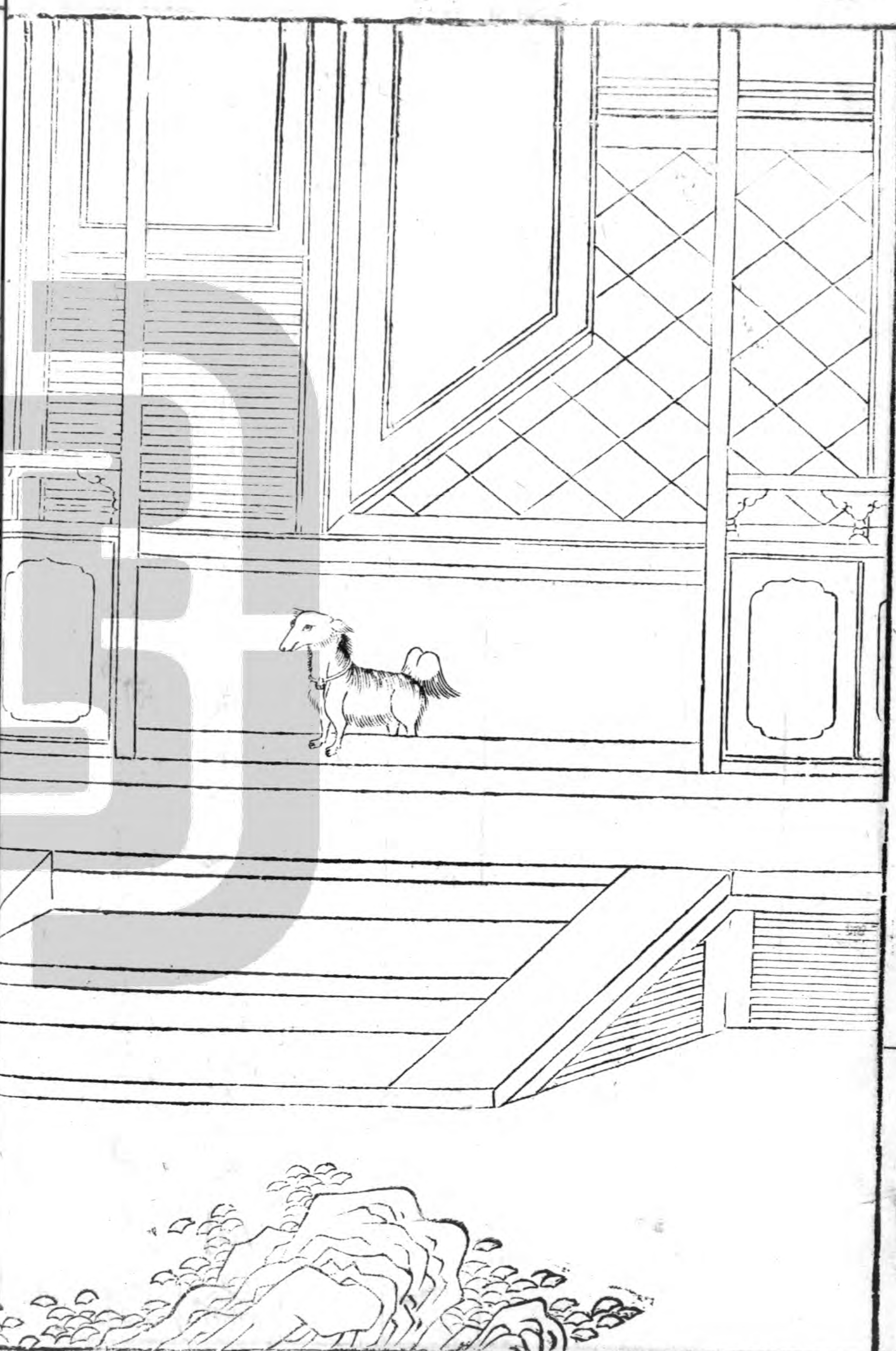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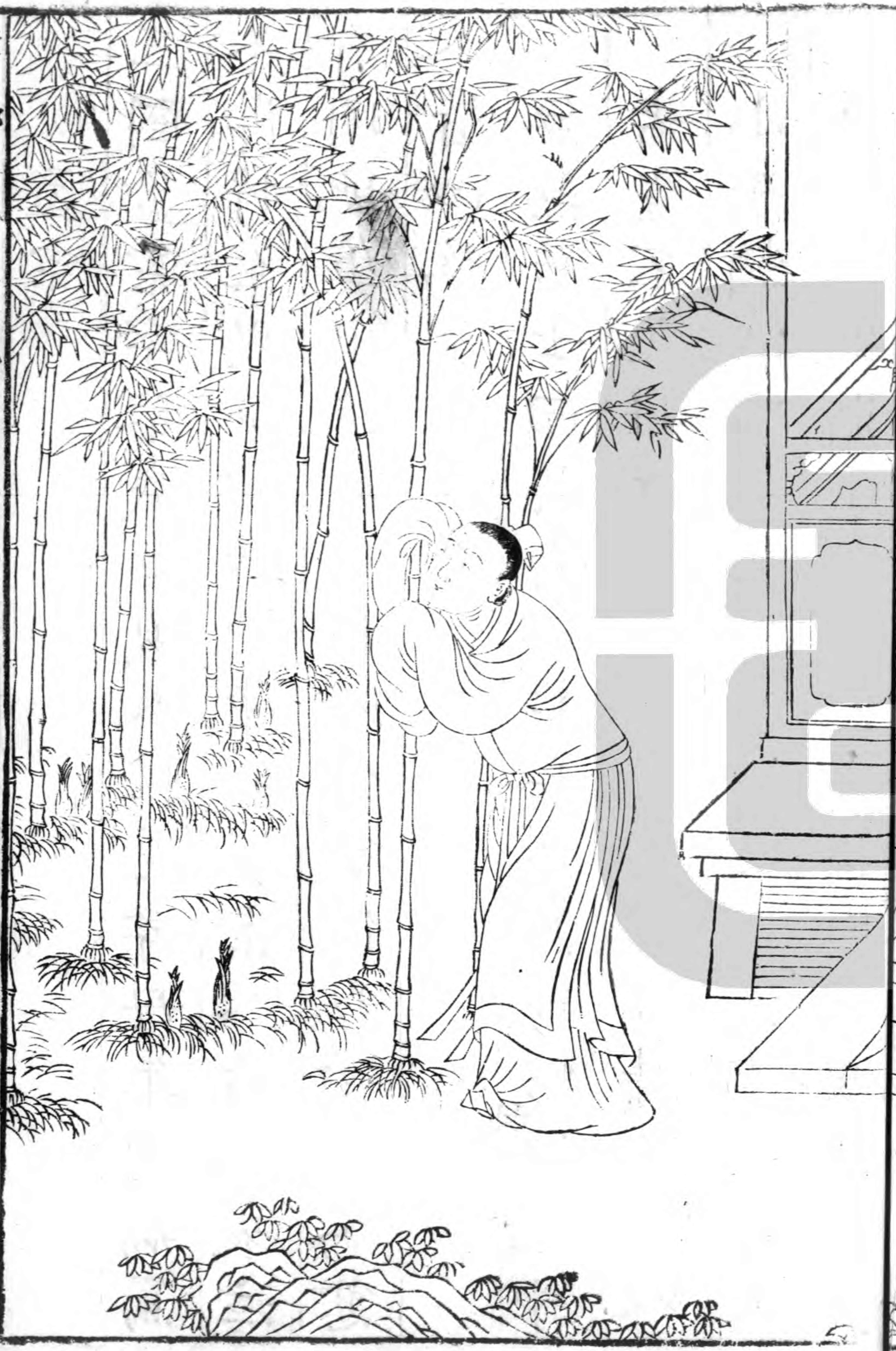


此六天

郭巨

郭巨字文舉天性至孝父沒分財與二弟已獨取母供養寄住鄰有凶宅無人居者共推與之居無禍患常掘地得金一釜上券勛云天賜孝子郭巨巨不收聞於官官依券題還之遂得供養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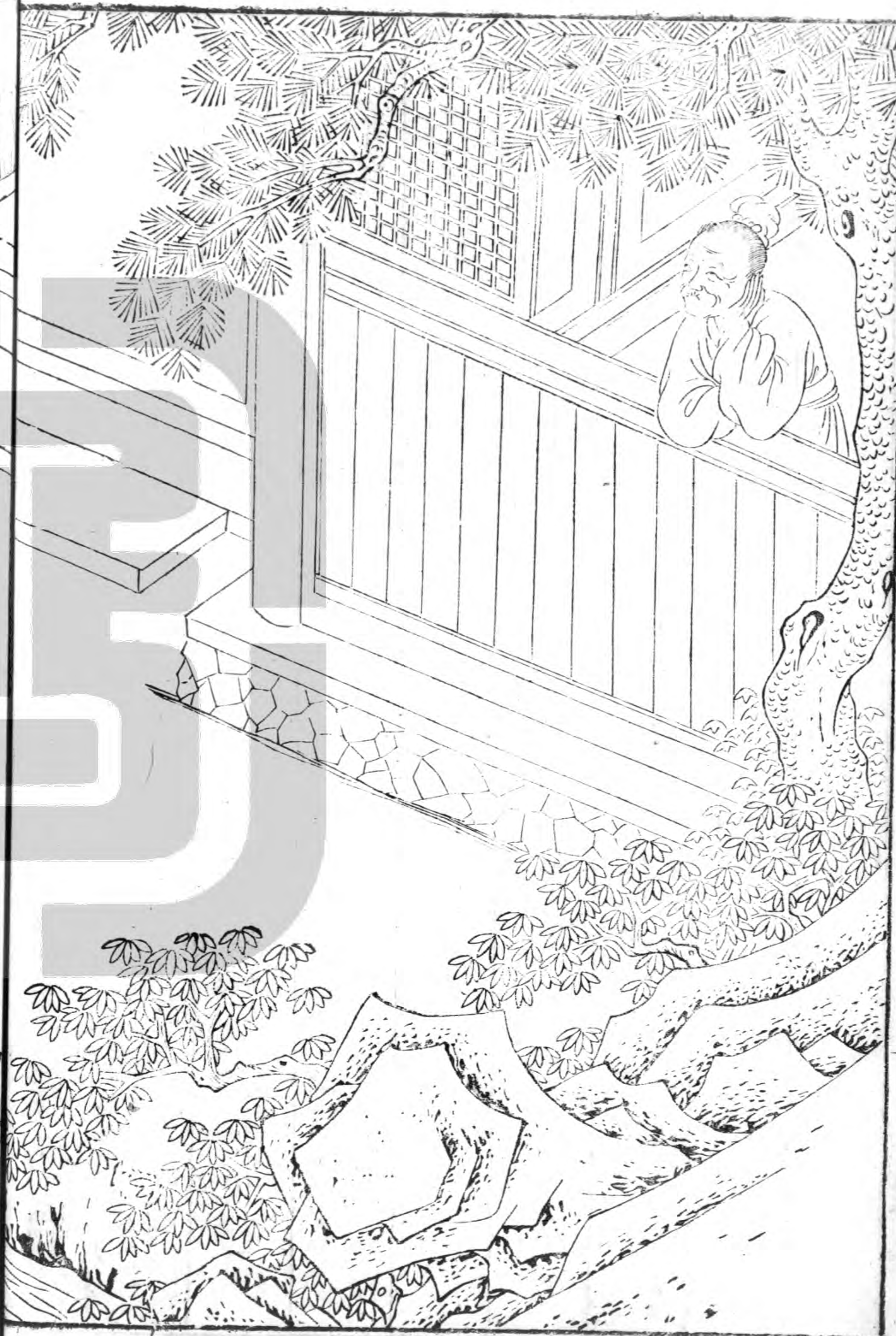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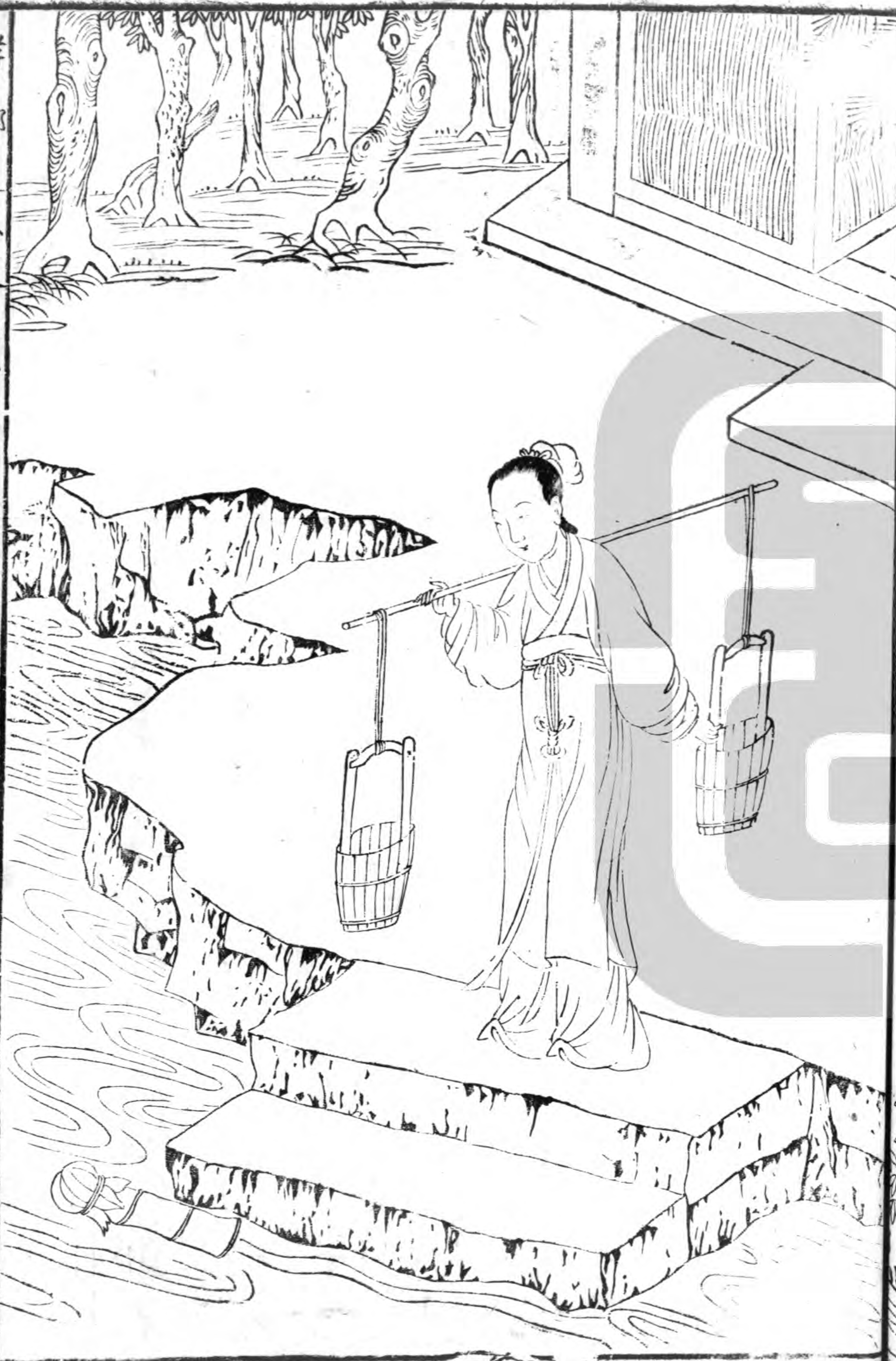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余讀方遜志集見謂郭巨非孝子深詆埋兒為傷親心誠為確論今讀五倫書乃諱其事直謂掘地得金夫不孝以無後為大則子豈可埋然猶得金者非厚巨也矜其子而生之且卹其母同恤俾得養庶乎祖孫因之以並濟爾若巨者誠忍人直與啜羹同論可也



孟宗

三國孟宗字恭武江夏人性至孝母年老病篤冬節將至思笋食時地凍無笋宗入竹林哀泣有頃地上出笋數莖持歸作羹供母食畢病愈人皆以為至孝所感

無無居士曰吳志所載長才高彥飄組拖紳者豈不照曜江表哉惟孟宗與陸績雖婦人小子類能言之詎具非孝子之所流者遠耶夫笋本竹生猶子本親出氣類相感理有固然誰謂竹無心誠則應爾彼以異視者殊非



杜孝

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事母盡孝充役成都不得朝夕在側以母素喜食生魚乃截竹筒貯水盛魚二頭以草塞之置江中祝曰我母必得此已而其妻偶出渚見竹筒橫流觸岸異而取視之乃有二魚含笑曰必我夫所寄也熟而進之於姑聞者歎異

無無居士曰孝固不在奇縱而奇縱亦足以表孝杜氏之魚彼致之而此得之若親授受者亦孝家之左券也雖身越成都萬里矣其寄輒得寧非母側何有離憂而志樂信奇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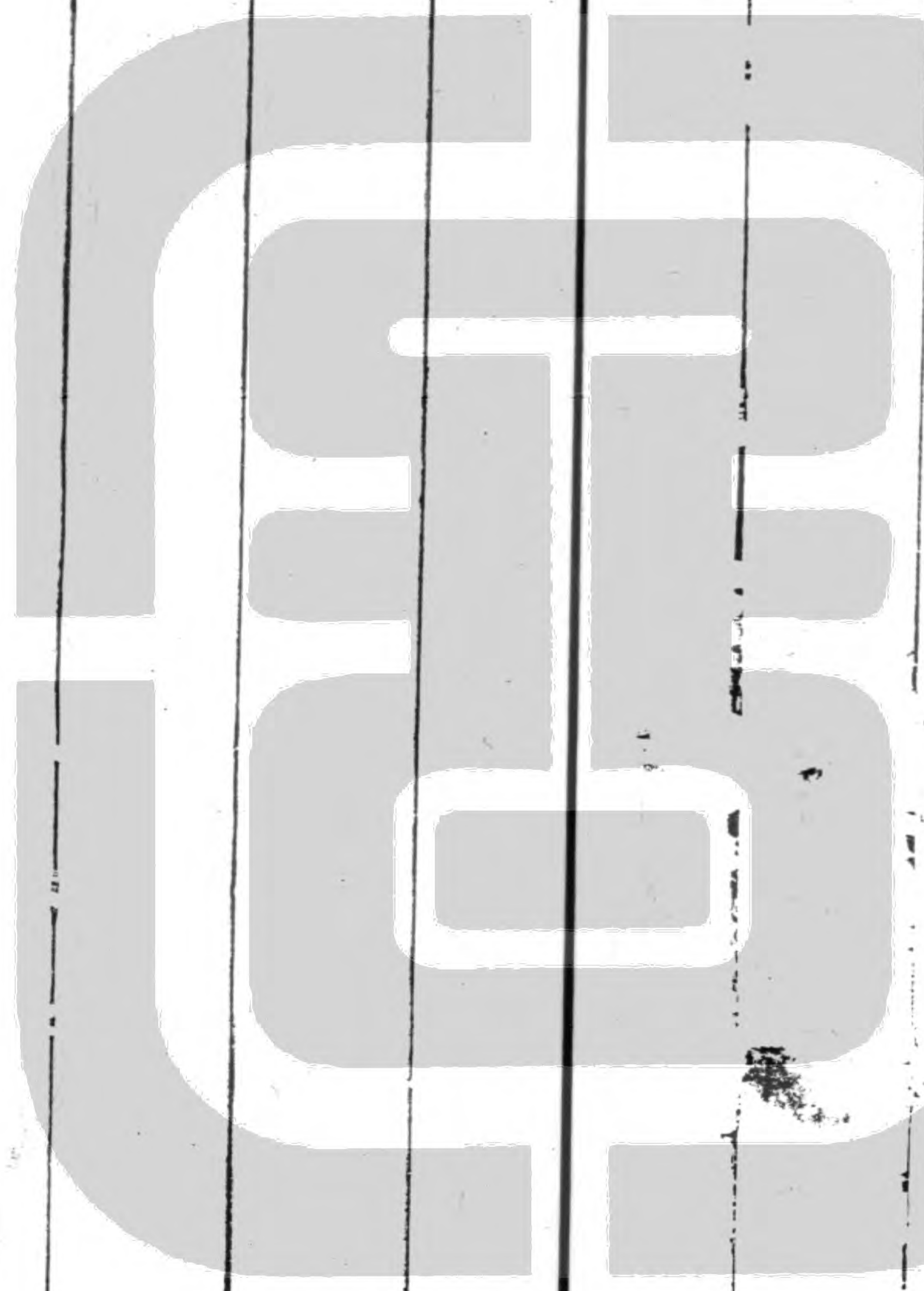


劉殷

晉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七歲喪父哀毀過禮
服喪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而
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恠而問之王言其故
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
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
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
是忽若有人云止殷止聲收淚視地便有堇生
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堇生乃盡又
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
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
食之七載方盡同郡張宣子因以女妻之張氏
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
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
失火風勢甚盛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
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累官至
太保錄尚書事

無無居士曰劉長盛以童稚侍祖母祖母待

莖而後飽時盛冬莖謝號澤而忽焉莖生恍
若有指示者天鑒其衷也既而賜粟十五鍾
其獲寵靈于天且厚矣然澤中之莖待衆莖
春生而乃盡西籬之粟待稚齒既壯而方盡
天之嘉惠者抑何殷歟配以張氏復用孝聞
風反火滅白鳩巢庭祥自天也使無以二女
獻劉聰余于太保何疵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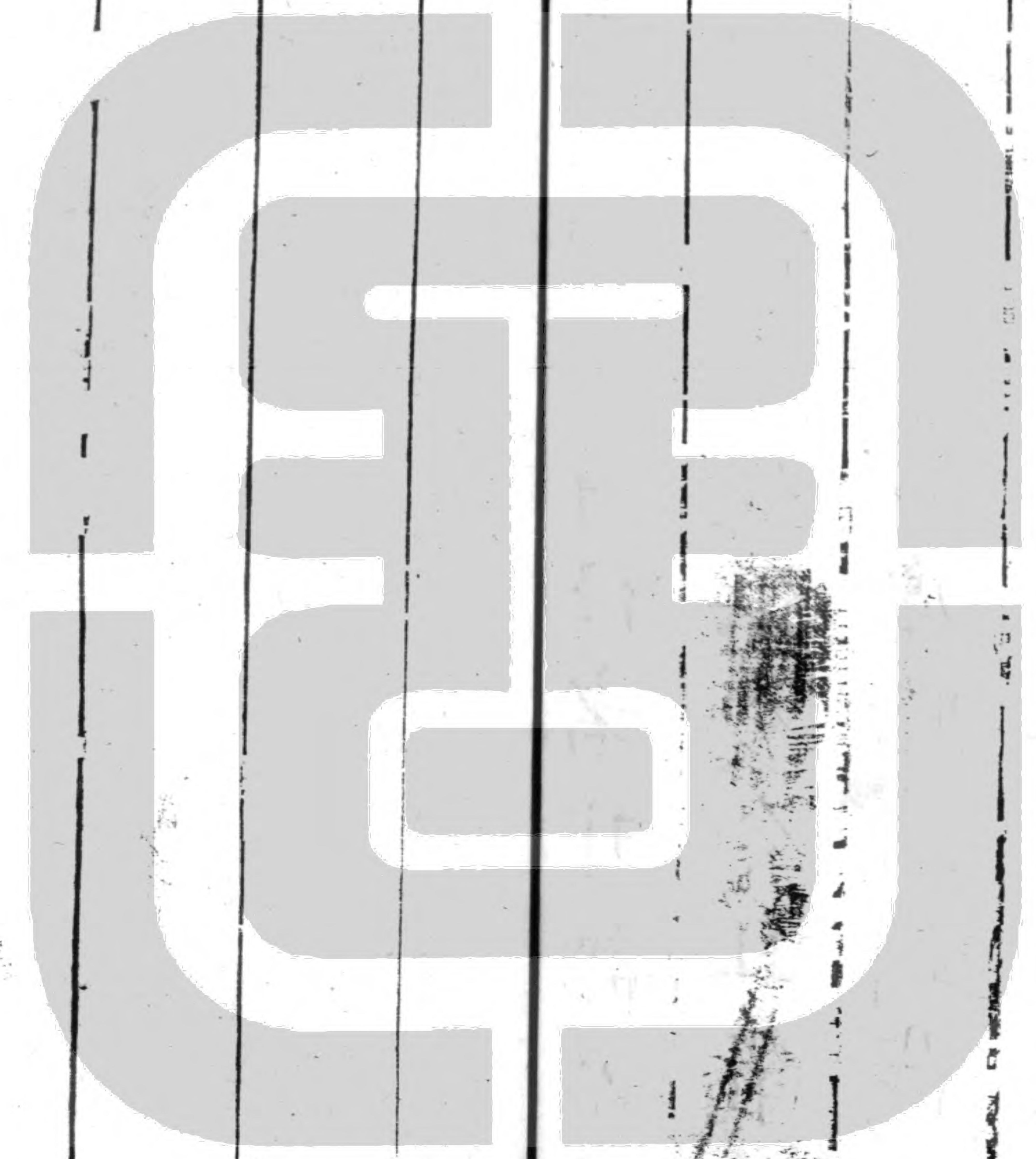


何琦音

晉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年十四喪父
哀毀過禮性沉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於宣城
陽谷縣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嘗患甘鮮不贍扇乃
為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
司徒王導引為參軍不就及丁母憂居喪泣血
扶而後起停柩在殯為鄰火所逼煙焰已交家
乏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泣俄而風止
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服闋缺乃
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尺寸之能以效
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令且煢然無復恃怙
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志衡門
不交人事耽習典籍以琴書自娛不營產業桓
溫嘗登琦縣界山喟然歎曰此山南有人焉何
公直止足者也

無無居士曰萬倫色養微祿若飴王司徒以
參軍引之斥鷃鳥之見也過科軸夷猶琴書清暇
天高海濱方得擬斯風調矣撫棺火息抑何

足恠桓司馬登山而嘆之異乎司徒之見也
斯稱知人哉



孝部

人竟易火卷十一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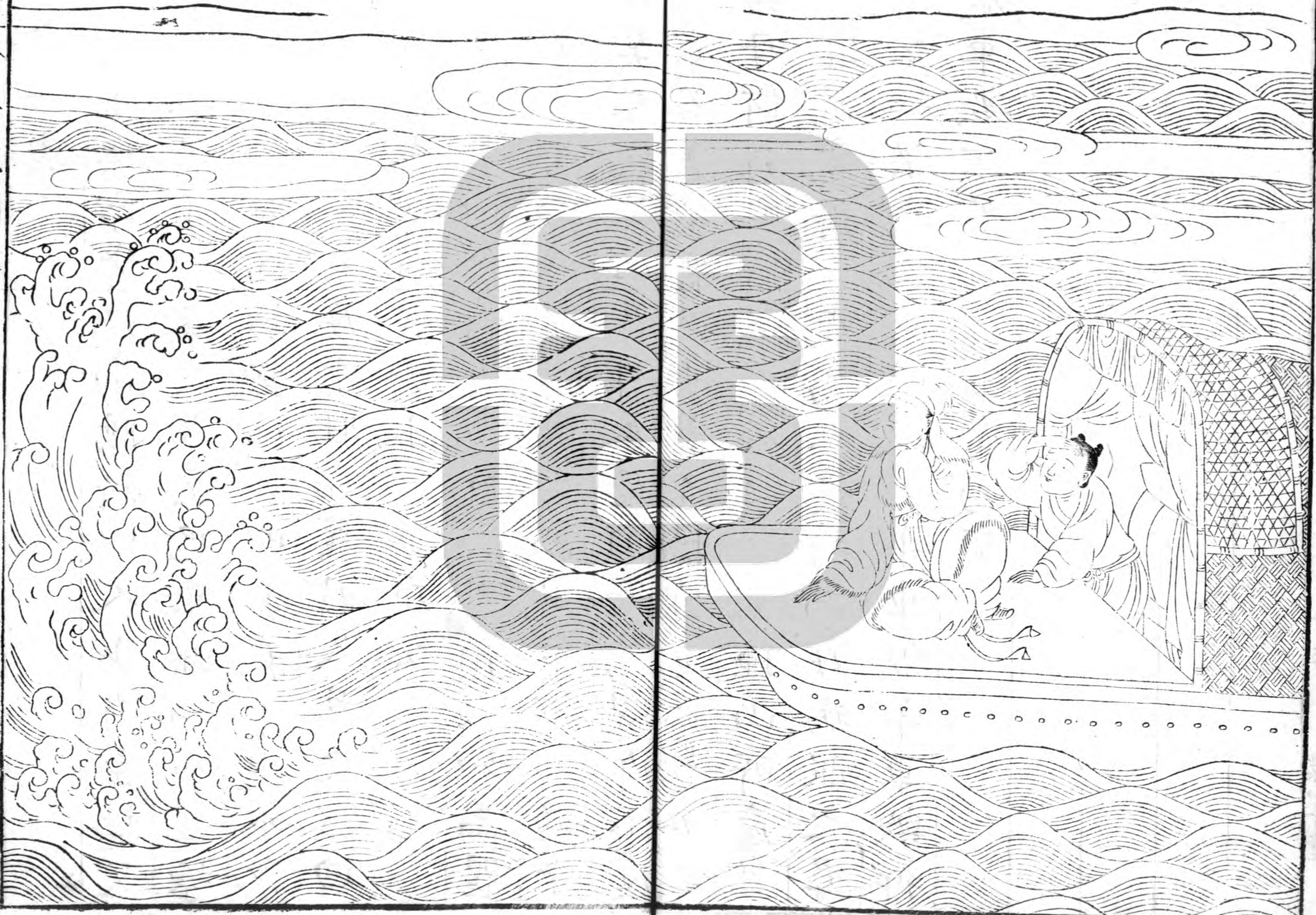
環翠堂



阮孝緒

梁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武帝時嘗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隣里嗟異之合藥湏得生人獲同參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言其孝感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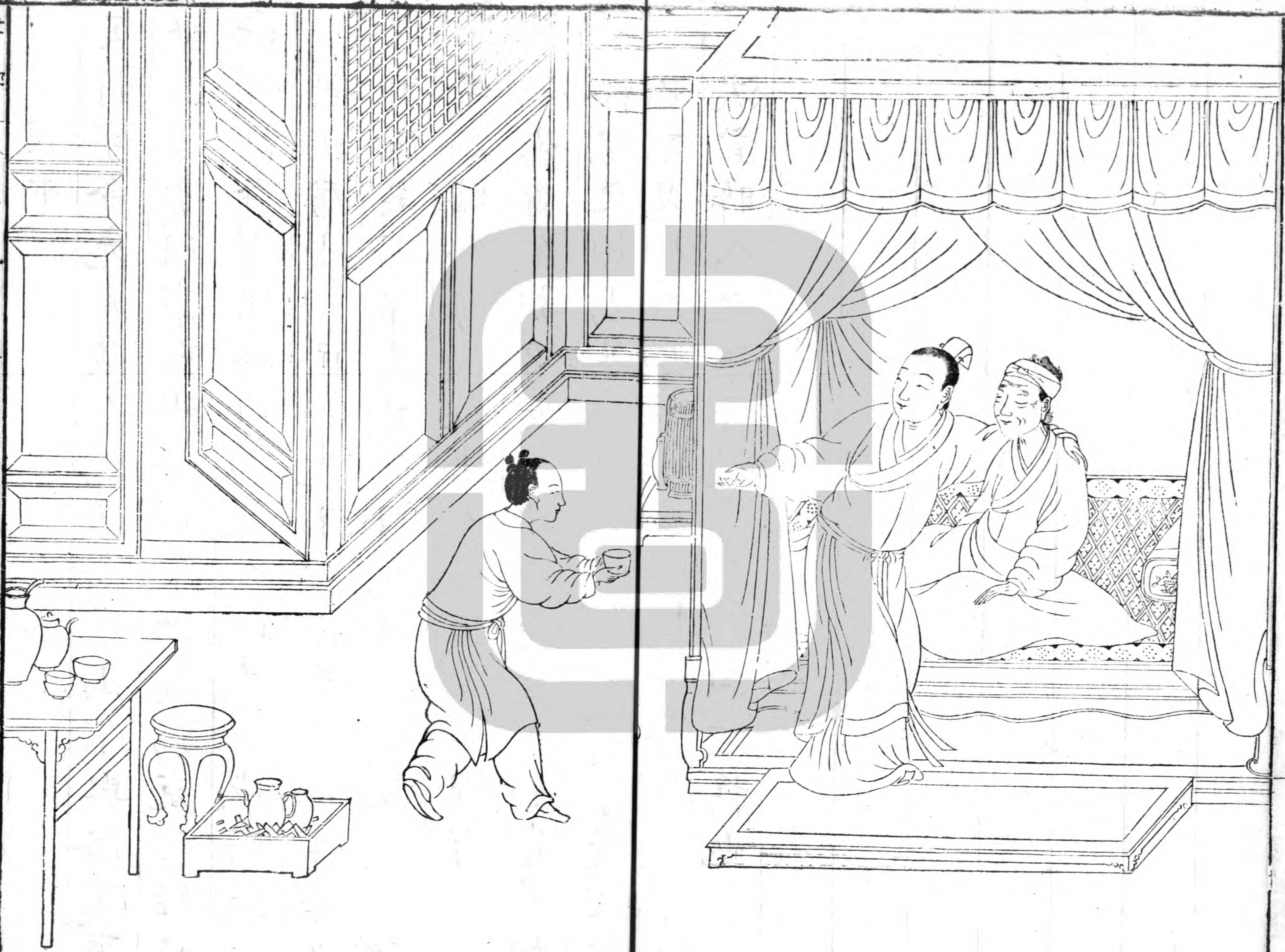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阮居士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窮谷蓋食霞流也然至性冥通心驚母疾其母何料之審哉乃藥之所需鍾山所產豈無冥通竟得一鹿為人獲指南母病服之尋愈不知梁武之所講者白牛車歟羊車歟抑鹿車歟不然又何冥通乃爾



庾子輿

六朝庾子輿字孝鄉南陽新野人少有至性父
域卒官巴西子輿奉喪歸至巴東滫預石瞿塘
大灘秋水猶壯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
減退安流南下及度水壯如舊時人為之語曰
滫預如幘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庾公

無無居士曰余讀古樂府云滫預大如馬瞿
塘不可下即尋常亦畏之而况奉柩以過乎
孝矣子輿撫心長叫蓋恐汨沒驚親即不虞
已不足恤其如親之體何誠之所感獲濟安
流宜時人之語與滫預之歌同不朽也



匡昕欣

匡昕字令先廬陵人隱居金華山不與俗交事
母至孝嘗因事出外母在家忽遘病死已經日
昕聞訃奔還號叫母即蘇人以為孝感所致
無無居士曰匡令先不與俗交其所事事必
非俗矣因事在外而母死其如永訣之情何
還而號叫母復蘇者至情冥契精神孚洽匣乃
如是爾余觀男女以情感復生者如崔護胡
粉兒之類尚然而况孝篤於情者乎是宜好
異者收之以作勸也



熊袞

唐熊袞建陽人性喜讀書事親至孝授御史大夫奉公守正必依禮法家無私積居父喪不能葬晝夜號泣忽然空中落錢數萬袞得錢畢其喪事所剩者告入於官庫後人稱曰忠孝兩錢御史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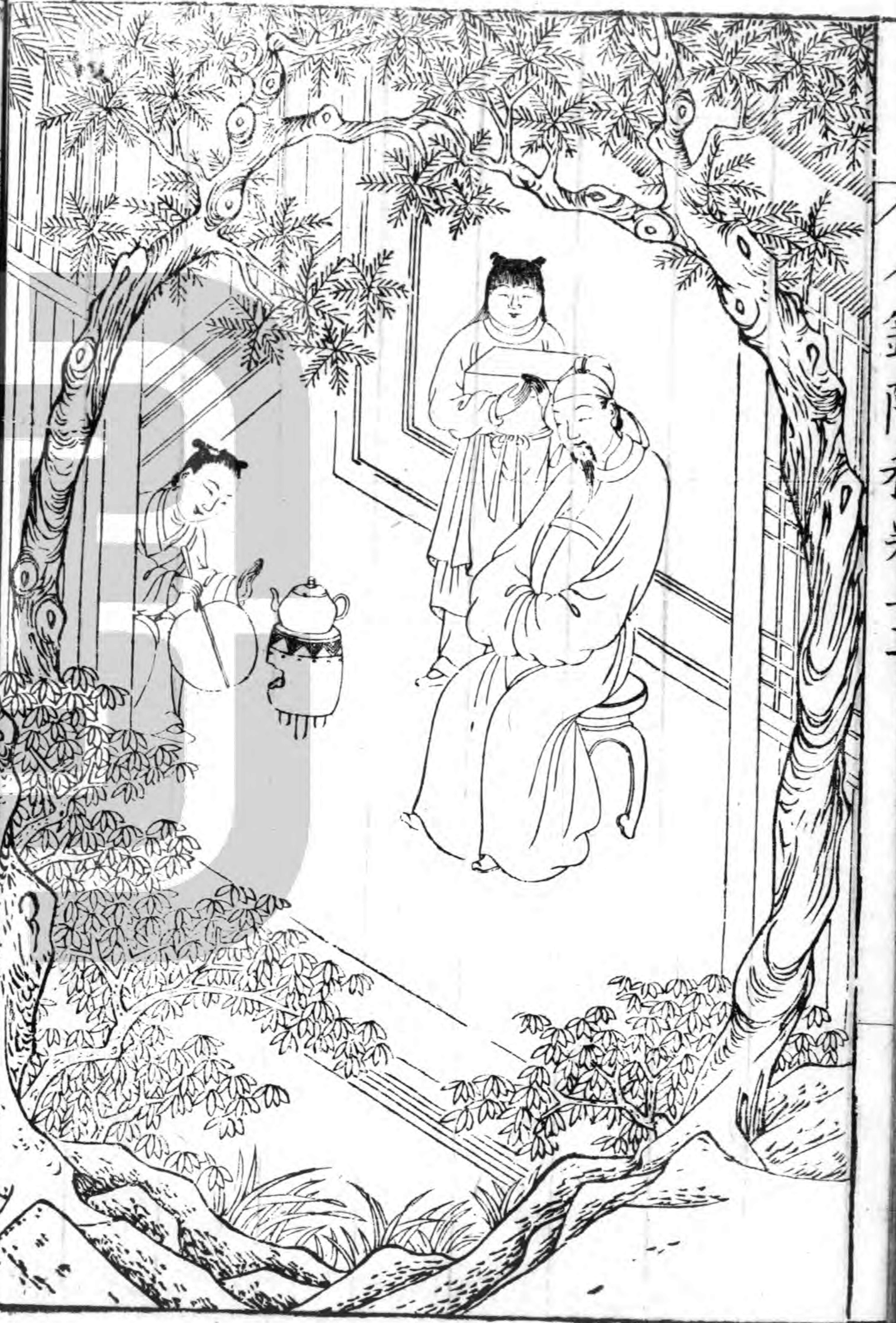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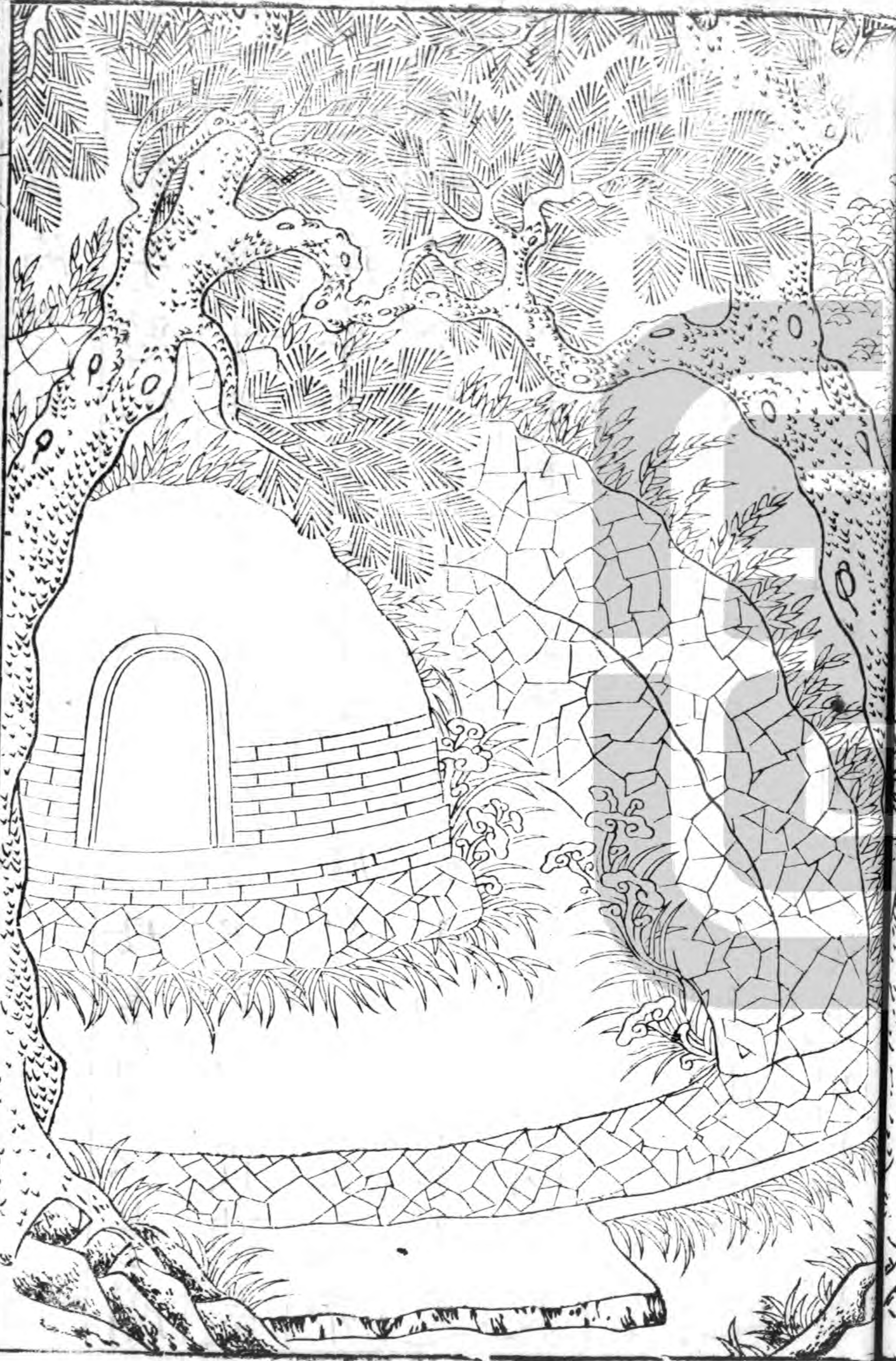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紀兩錢誠恠誕于熊袞見之殆不可曉然為御史而父喪不能葬其居官可知是則可紀也故為申之



張士嚴

唐張士嚴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獺街魚
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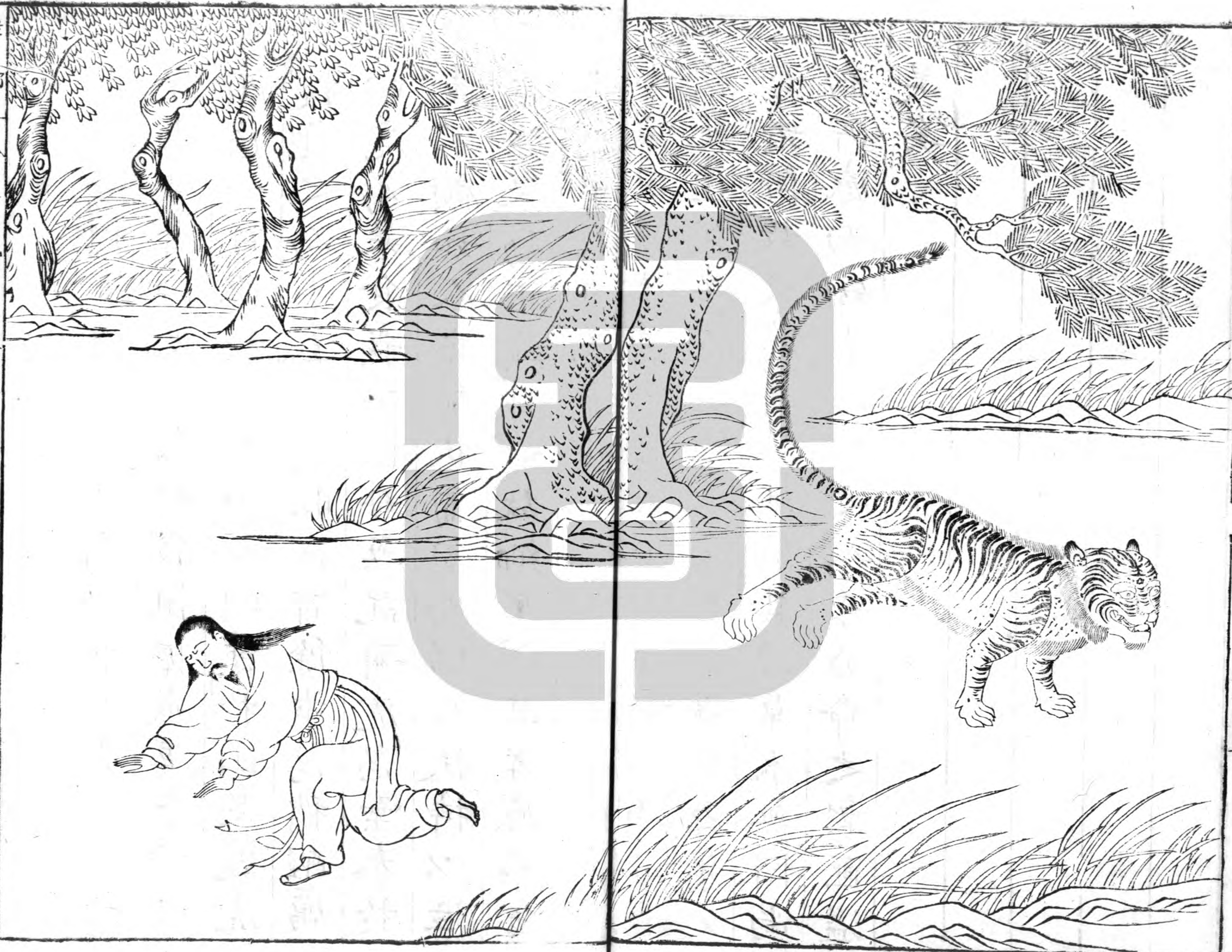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有因而至者輪菌郡離奇不為怪
無因而至者則隋珠和璧投道旁莫不按劍
而駭矣父須鯉調藥士嚴如祥如道則得魚
也奚異今得之未嘗求至之緣於獺非孝心
如祥如道也者誰則致之茲獺也殆孝子之
盧扁耶誰謂無因而至按劍以駭哉



黃芮遂

唐黃芮字思仁歙州人蚤歲喪母事親以孝聞建中初繼母洪氏遘疾芮焚香祝天割股饋羹以進母疾尋愈貞元中父卒廬墓號泣晝夜弗輟終身不舍去墓側地產靈芝十四本木生連理者四郡刺史盧公上其事詔旌表門閭芮太和五年卒

無無居士曰孝以終身慕為大為其思親之純不緣外遇遷也故生則盡養死則盡思孝如是止矣黃屯園思仁氏當母疾而割股以救死值父卒而廬墓以沒世庶幾終身慕父母者歟故天鑒其誠地獻其瑞草木無情尚為所感而矧有心知之人乎旌命之彰匪溢美矣



孝部

竟易火卷三

二十六

環翠堂

朱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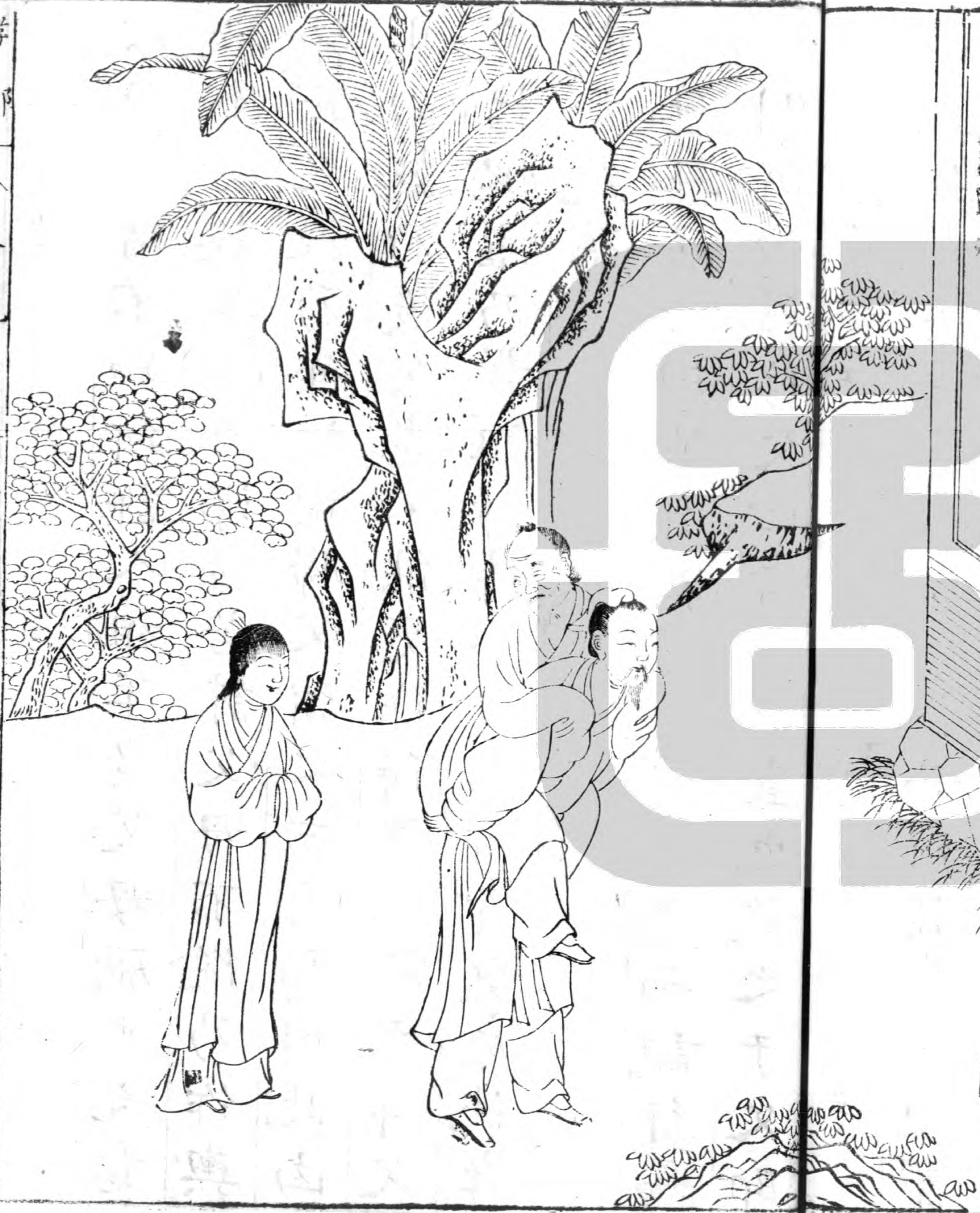
宋朱泰湖州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粗糲戒妻子常候母顏色一日鷄初鳴入山及明憇於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為暴食我所恨母無託爾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匍匐而歸母扶持以泣泰亦強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率金帛遺之里人目為虎殘

無無居士曰楊香搏虎為父也明三斫虎為母也其孝也力能致之朱泰脫于虎口其為孝也非孝之所能致殆有陰相之者歟不則何虎如人疾驅去也噫嘻虎猶若是世之摧殘善類者是虎之不若耶



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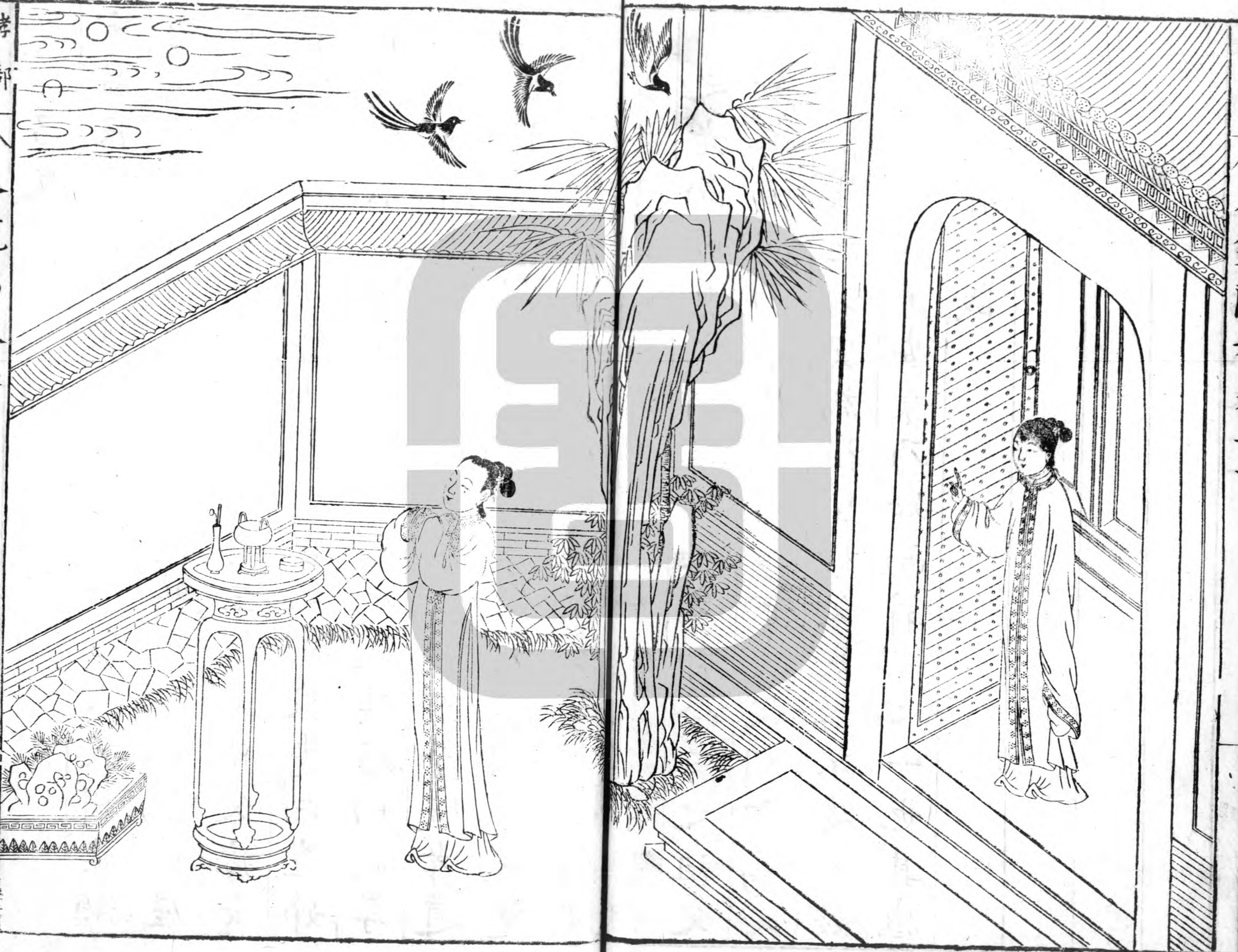
宋查道字湛然徽州休寧人父元方為滑州掌
書記道性至孝在滑州母疾縣緡憊道緡調藥劑經
旬不寐母思鯁魚求莫能得道詣黃河禱而釣
焉因得鯁尺厥許携歸為羹母食而疾愈後聞者
爭往釣之終無所獲親喪口絕甘美雖深冬積
雪嘗布素徒徒扶而後起終制就舉歷官至工
部員外郎充度支副使雖俸入豐厚皆分給宗
族孤寡為畢婚嫁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者待
之愈厚多所周卹以是居常匱乏不以屑意
無無居士曰捧心者以顰而妍效顰者以顰
而醜查道之釣非釣鯁也供母思也後來之
釣直釣鯁爾故釣一也而得失不侔者要其
所以釣者妍醜自殊也必有不獲者而後獲
者斯異矣至推俸餘以恤貧又非錫類之孝
耶惡得以釣名視之



原穀

宋原穀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父母厭患之意欲棄去穀年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輿舁余棄之穀乃徐收輿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具曰穀乃後父老不能更作得是以收之耳父感悟愧懼乃載祖歸侍養尅已自責更成純孝穀為純孫

無無居士曰諫有五父與君一也而諷行焉則所以轉移父心者甚于直也穀之于父即父之于祖雖為三世實為一體父不能安祖之老而厭棄之則異日之父即今日之祖父老與祖同而厭於穀者寧不與父同耶為父望於穀也者安為祖望於父也者不安矣穀收舁輿其父安乎乃知而翁之心一也其感悟也有由哉



呂良子

宋呂良子呂仲洙^殊之女泉州晉江人父得疾瀕^頻殆良子焚香祝天請以身代時夜中群鵲遶屋飛噪仰視空中大星如月者三越翼日父瘳女弟細良亦相從拜禱良子邵之細良^惠曰豈姊能之兒不能耶守真德秀嘉之表其居曰懿孝無無居士曰仁義何常蹈之則君子况孝道出於天性哉呂良子請身代父星朗鵲飛竟獲痊愈細良因而興感俱致禱誠真西山從而表之母亦冥契清醮之詞深動躬代之念歟可以觀氣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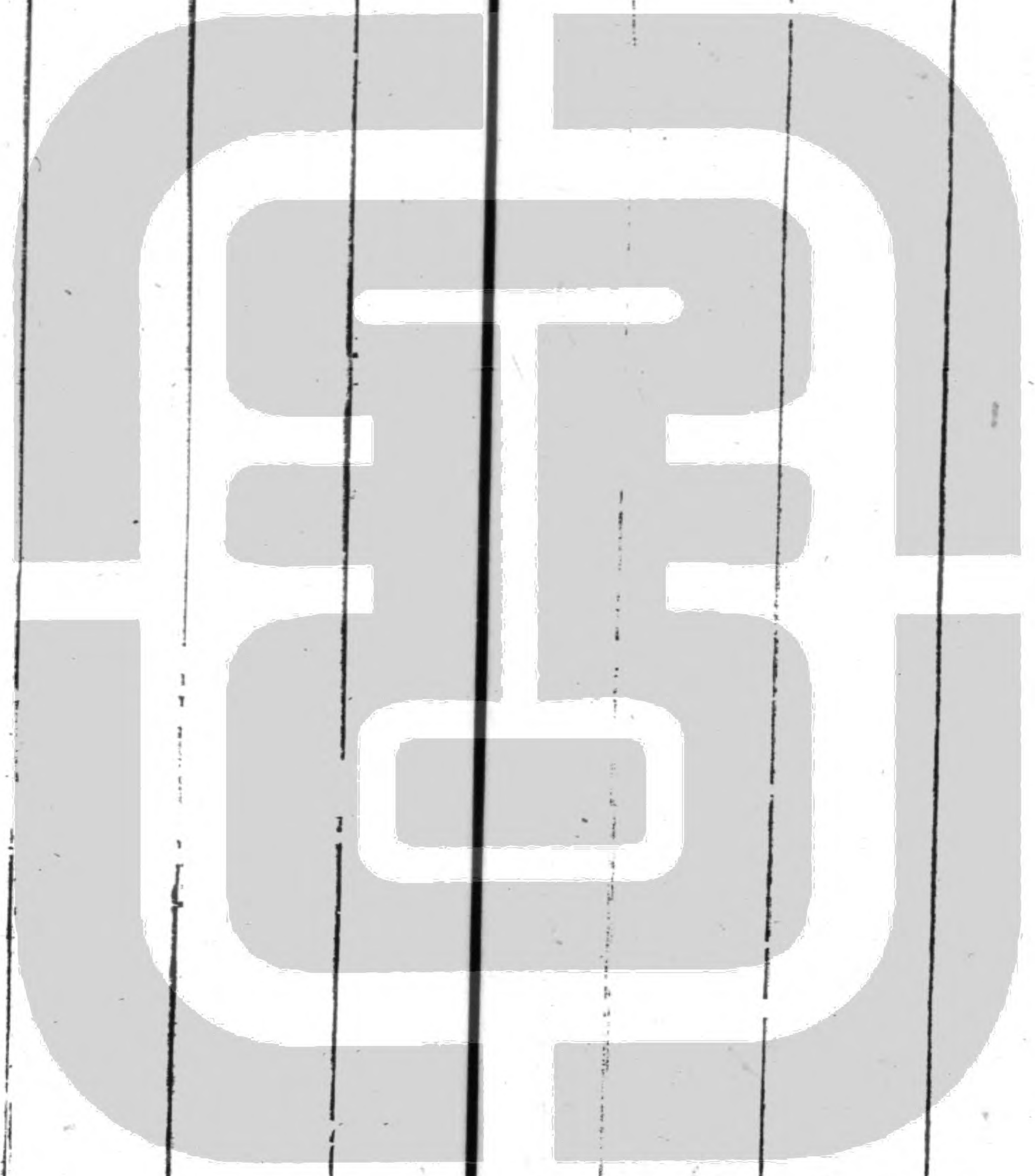
陶明元

元白雲漫士陶明元氏諱煜浴弱冠時用道家法
事所謂玄武神甚謹明元母病心痛痛則拍張
跳躅齧牀簀衾褥號叫以紆書苦楚歲瀕死者六
七疾醫莫能愈明元每掐心嚼舌以代母痛一
日危甚計無所出走禱玄武前曰割股割肝非
先王禮在法當禁元非不知也今事急矣敢犯
死取一鬻連為湯劑神爾有靈疾庶幾其瘳禱畢
即引刀欲下忽有二童自外跳入叱曰母自損

我天醫也明元大駭伏地乞哀童子取案上筆
書數字於几面擲筆二童子忽仆地隨呼家人
救之嚙以水良久蘇乃鄰氏兒也叩之無所知
焉視其書藥方也隨讀隨隱明元私喜曰此必
玄武神也吾母其瘳矣即如方治之藥甫及口
而痛已失終母身不再舉

無無居士曰語云將亡聽於神殆不然哉陶
明元氏可証矣夫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每
憑人以效其靈三世用兵道家所忌况於自

兵乎則托天醫以救療者孝道通於神明也
所謂爐煙之燼未消而囊藥之功已應者其
斯之謂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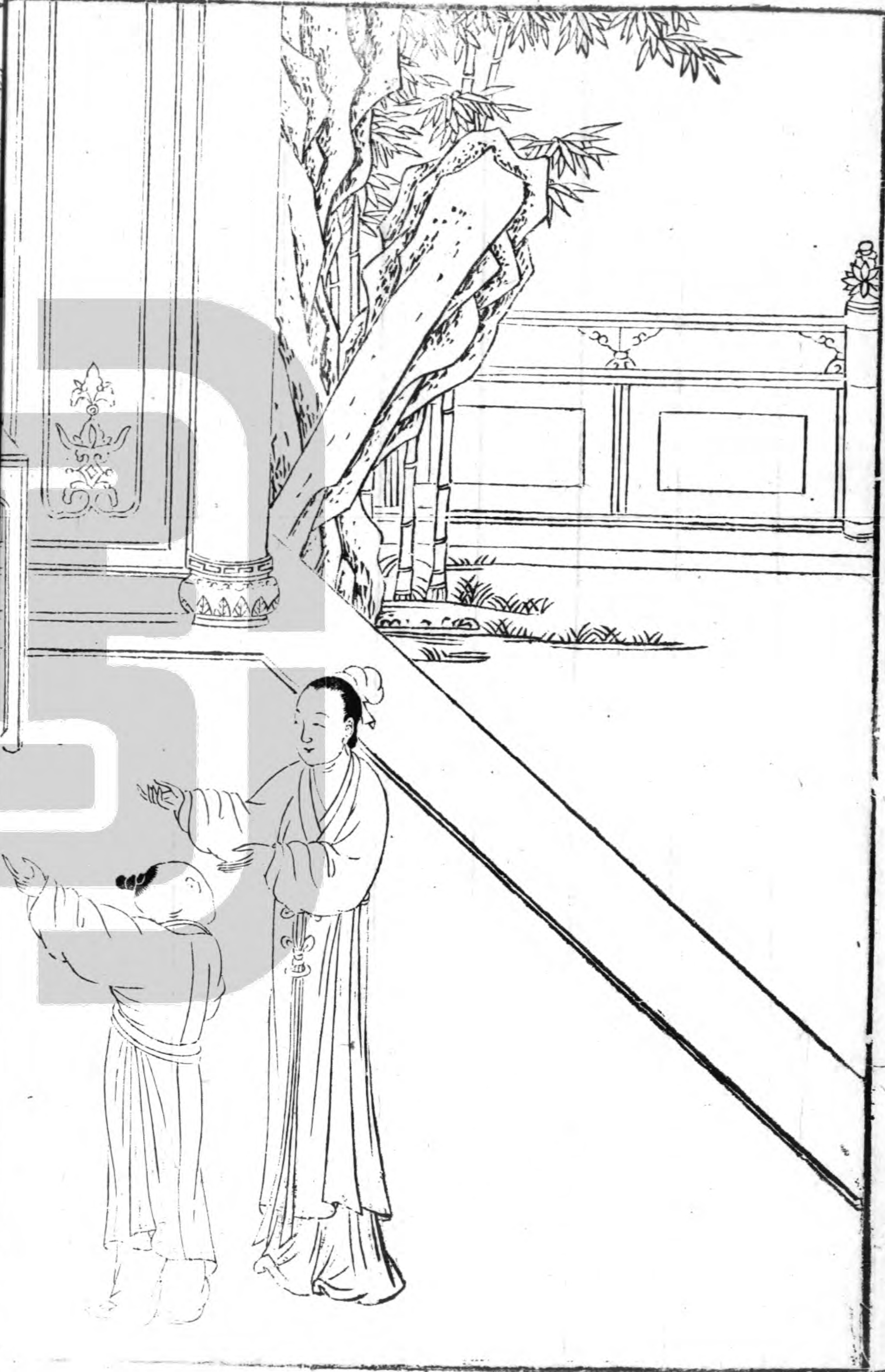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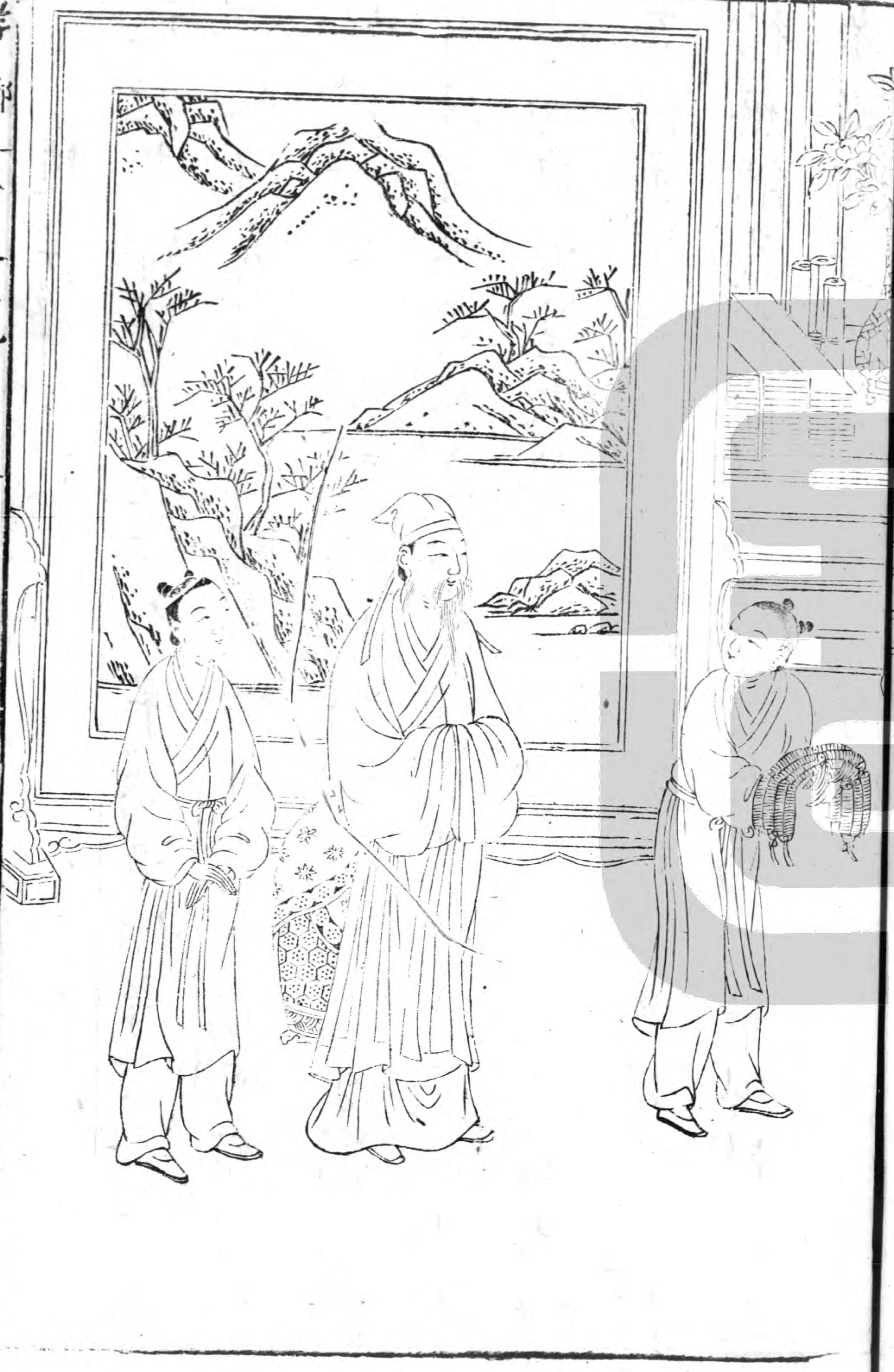


孝部

竟易火卷十一

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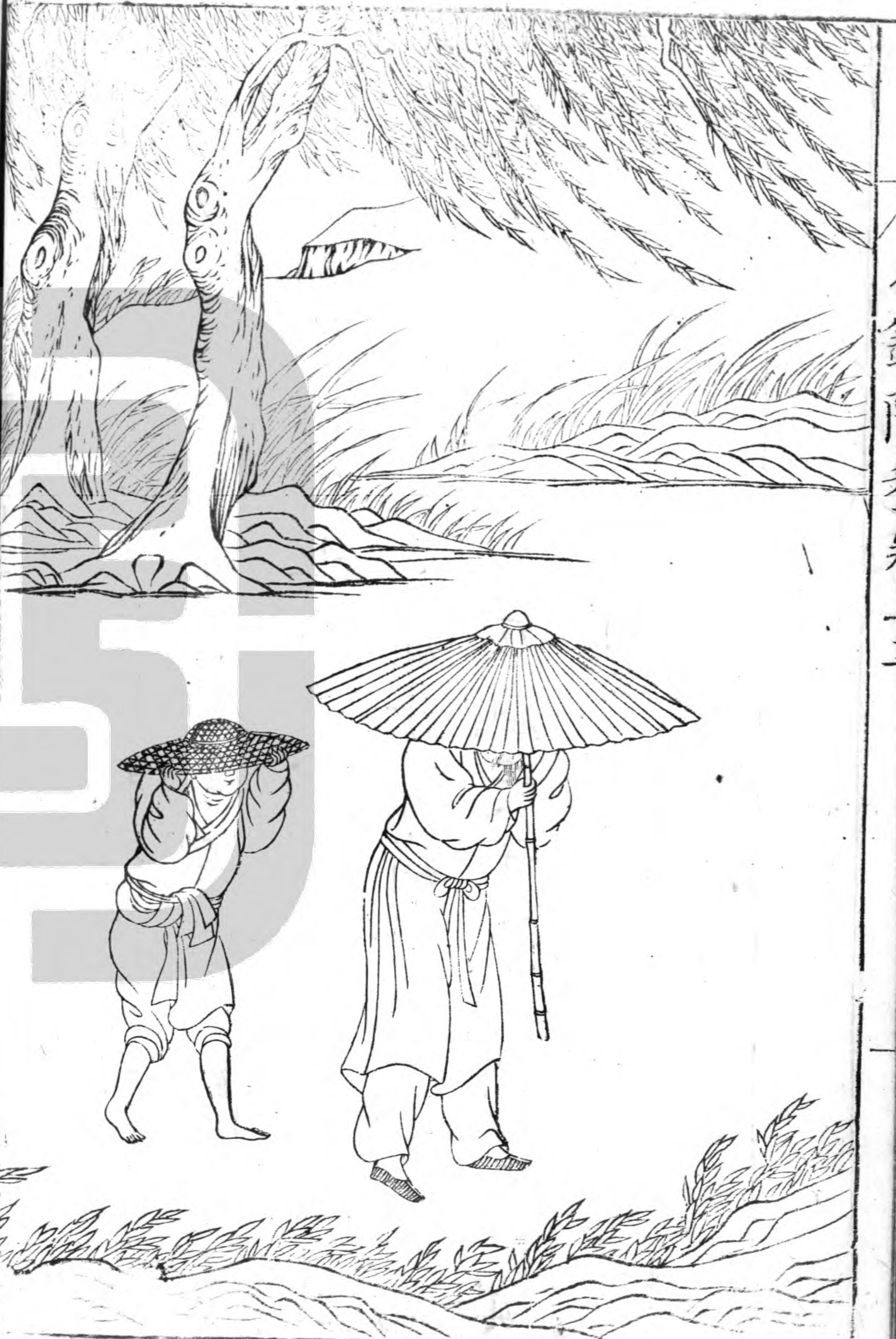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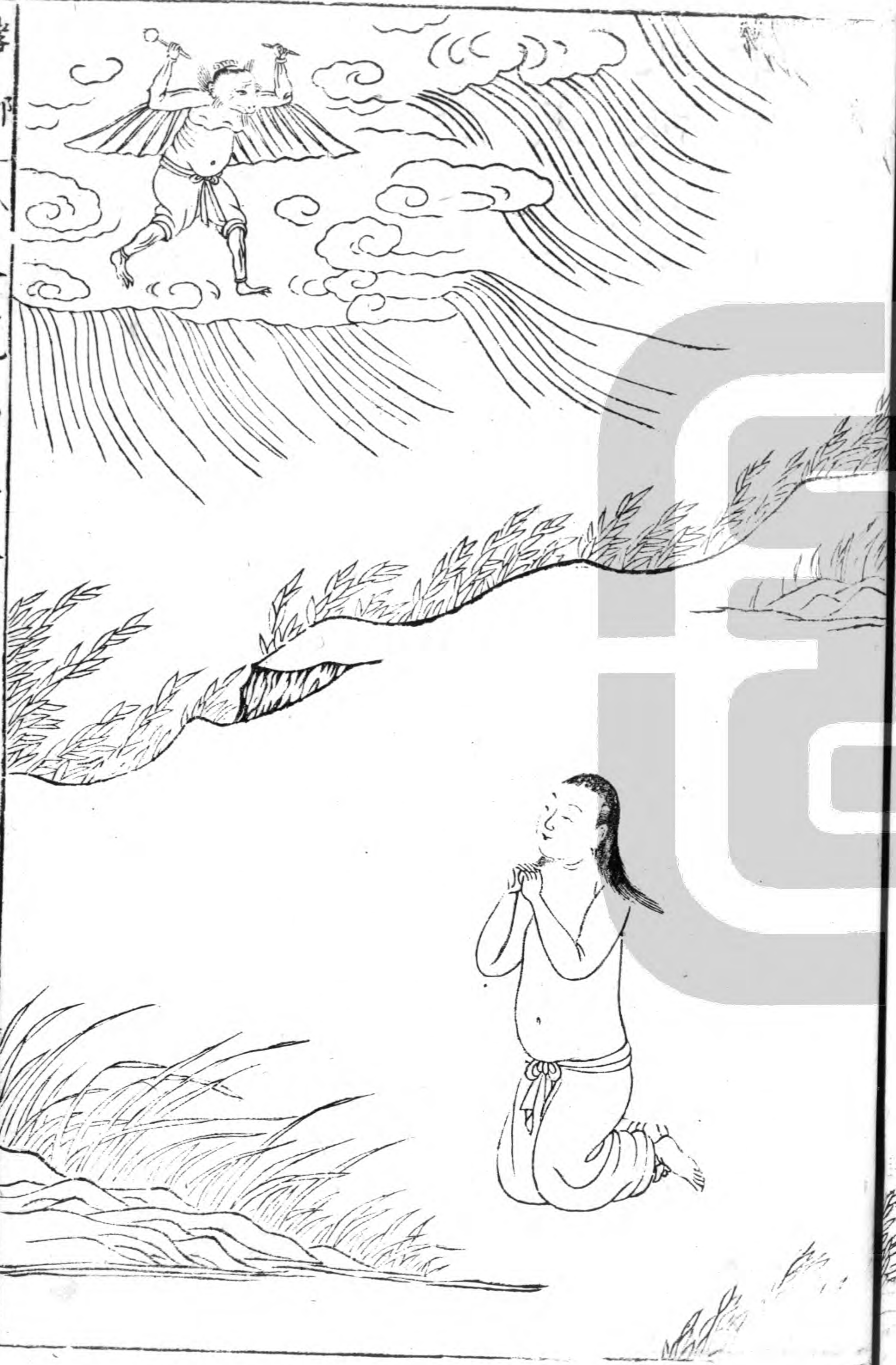
環翠堂



趙孝婦

元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麤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於家南鄰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急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為姑賣兒得棺無能為我拯^救之者苦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為孝感所致

無無居士曰趙孝婦早寡其大節已卓矣且身傭於人以備養子鬻於人以治棺將謂力竭焉姑之餘年可無虞矣柰何南鄰失火幸姑出而棺不得與俱孝婦之心其滋感乎生既鬻而死無需豈痛子耶痛棺之不再得而姑無以殯也天乃反風是子不徒鬻而冥冥中有鑒之者矣孝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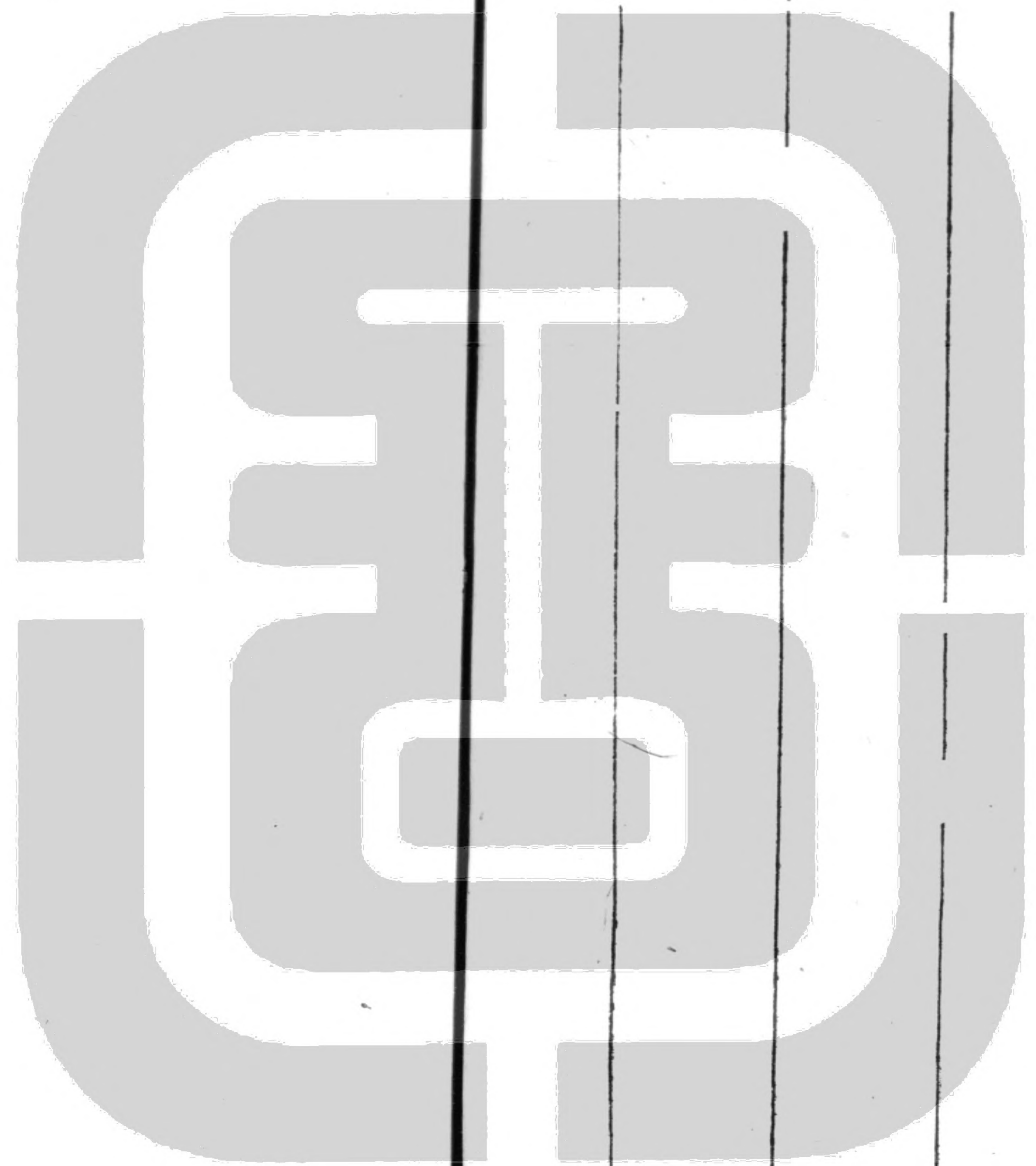


沈紀

國朝海虞田夫沈紀以傭工自給嘗墮一盂飯於廁中急援之已溷穢矣夜夢角巾一叟示曰翼午天誅汝不可違矣既覺至翼午黑雲四合雷聲隱隱紀知之疾趨野中裸體披髮跪而默然或曰疾風迅雷天之怒也何故乃爾紀語以是故曰天欲誅我但我母七十餘矣使居家雷聲聞于我母母其生乎今跪此伺誅願我母多延年也言未訖風雷頓息晴日朗然

無無居士曰沈紀田夫也所識者田畯間事爾其於田謂易天謂聞謂繹之道惡足識之初夢雷誅直妄爾既而雷聲隱隱以為符夢也趨野以俟恐驚其母妄即真矣夫夢妄境也且以為真野俟真境也敢視為妄既而晴日朗然夢而覺也誰謂天道無知哉

卷十二終



藏書

書